東谿集 第五
祭文
哀辭
書

東谿集卷之九目錄

祭文

哀辭

東谿集卷之九目錄

東谿集卷之九

祭文

豐壤趙龜命錫汝甫著

祭趙參判泰東文 代作 癸巳

惟靈溫醇氣味冲廓胸襟髫齡摳衣尤老傾心憂時忼慷食藿已然應舉求祿非志飽溫中歲蹇屯如翮埋獄晩而解辟困於棲棘否極斯泰亭衢天闊廼通桂籍廼登朝著廼擢重試廼蔚華譽廼班霜臺言議侃侃廼置經幄講說衎衎世方逐逐分黨相軋公獨優優不屑詭激世方役役爭趨利塗公獨安安按轡不驅公無進取人實推轂華要歷試才器廼見 王

日萊州南服是殿惟清約已惟德鎮夷汝惟其人賜汝銀緋政成治聞公歸彤墀　王曰北門爲國邊圉我化孰宣我侮孰禦汝惟其人假汝節鉞前後十載再蒙恩擢　上旣知公公愈感激殉國一念殆忘顚越曩歲在卯虜价臨垣託以定界恐喝我人　王曰專對廼汝之職公拜稽首不敢自逸跋履霜露言届于北鬚眉皓然長拱玉立不葸不慢擧止昻藏䳄猗旋目驚起下床分庭抗禮莫敢何問謂國有人覬覦肆殄默沮狠心伊誰之功竣事旋歸威望益隆方上嚮庸奈公符到朝露遽至年猶未耄念我暨公則

爲姻婭紅顏結交蒼髮已化我服公仁公喜我拙肝膽相輸矢以無射同躋于朝我先公後我疑公決我謀公詗公今已矣我將疇依公殁既乆我心愈悲我心愈悲一酹尚遲豈無觴豆哀不能文今綴短辭祭于靈筵病未躬將老淚漣漣我肴既嘉我酒既旨神其不昧庶無吐止尚饗

祭權弟聖在衡辭文乙未

昔王處冲舍光韜彩不爲人知雖以武子之賢有藻識略無子姪敬人與以癡叔之名而恬然受也一朝論易而爽然自失心形俱肅至處之山濤以下魏舒

以上夫人之聰悟特達自幼而華聞播暢者何限若處冲實若虛有若無內而不出者三十年而始乃頡胱焉如寶劒拱璧埋沒于塵土瓦礫睨而過之者千萬人而不之覺半夜騰紫氣發光怪而干將和氏驚顧咨嗟媿眼之肉也然使處冲生於草莽圭蓽之家容或無怪而名父子賢宗族環擁而廼如此是尤天下之絕奇最異者也嗚呼聖在豈非處冲之一流歟不然胡使我二十年而始得之也始余與夢良氏相長也虛張志氣直欲跨越宇宙自吾稚痴猶欲床下卧也顧視君趣向凡下頹然若無所能雅所言語至

及於阿睹中物貴賤當直吾輩笑之直以爲衣架飯
囊也己丑不幸夢良天自是以往吾日踽踽天地之
間獨卧獨行完不知有君而君獨潛脩默進志日益
高矯首乎孔孟之門墻才日益富窺足乎遷固之藩
蘺矣余或侍姑母語輒道君有執滯之性余謂執滯
固病也而人必有見而後有執聖在殆有異乎哉去
年阿挺來從余學間稱君正直剛潔與不善人處如
溺糞壤不能終朝耐家中事有小不正者必正之廼
已日對濂洛羣書沉潛尋繹而尤留心爲文章不屑
爲世俗科舉業君時限於衣制斷請返久矣余又病

懶閉門無以徵夫君之文之學果如所傳否也而一
二詰處事狀已使吾憪然膝屈其後君因阿挺見吾
所著述投吾書盛有稱譽且謂吾天君若有所定向
此英雄欺人固不足信也而顧赫蹏辭旨奇麗出於
意外余益信阿挺所傳之不誣心甚喜之殆至不寐
君豈知余之如此也自夢良死雖晦益淬勵爲學大
爲余所敬余又友林德重德重文行余所師也每對
二子未嘗不稱道聖在且待其喪畢將與翶翔於二
子之間也嗚呼孰謂夢畢而君又遽至斯耶余爲夢
良遺事悼其有志與才而無所成今君有志而向於

學則固將有以成其志矣有才而力於文則固將有
以成其才矣廼又中途而短命余之悼之當有甚於
夢良者也嗚呼慟哉去秋爲別趙妌過君於蓮洞苐
此吾得君之最初逢場余爲君言文以達爲主達之
至不期於奇而奇文之苟用險字强合廼明人之末
失而近世老於科策者亦能之此於文章之正路燕
越也且勸君熟看張耒與李推官書盖爲君之文不
免有此陋也察君之氣色若有犂然而會心者其冬
君祥而過余于乾川余言文章之與道學不啻富之
於仁爲道而志乎文是猶學棊而俟鴻鵠余固病於

文甚君嘗視以爲戒君顧莞爾而笑若不可余之言者余甚恨之而後雖相逢卒卒不復畢其論今則已矣嗚呼爲兄弟二十餘年而不相知相知者不一年而又失之天下寧復有此慟哉余旣喜得君而君尤愛慕我今年冬盡將於我乎來處矣君沒後弔姑母姑母亦言君春後即將就余今春色已盡矣余將疇與之處哉嗚呼慟哉王處沖雖晩歲始顯而終廼名振一世今聖在作顯旋沒獨余知之而鄰里鄉黨尚或有未盡知者余雖欲引而方之於古人天下後世其孰信余言哉雖然處沖之一生成就不過淸談高

論老莊之緒餘而君廼以爲己之學慨然自任則實高於虛冲數等者也今之世寧有能文善述如劉義慶者編君名於一部世說耶則可以不朽君而誰能任之哉嗚呼慟哉君上有老母下有弱孀而又無嗣續此人之所共哀而吾不復云者恐徒傷逝者之心而已也嗚呼慟哉尚饗

祭十三兄觀叟達命文丁酉

衆驊騰驤兮駃騠而獨蹶羣實爭售兮琳琅而廢缺百草敷榮兮蘭蘅而先折嗟哉觀叟氏兮胡偏罹此窮阨我想其氣兮霜林鶻落謂功令祿利之可攫搏

兮乃閼鬱以摧翮氃氋憔瘁兮鵜鴂反笑其拙蘇山嗟哉兮馬江蕭瑟天寒雪虐兮骨肉離絕生家可悲兮死墓焉托曩余不夭兮血霑苫席屬將南落兮日再來覲兄駕既發兮被別酒而廻轍余聞而泣謂意象之非旹兮曾不知又死別夏琴才援兮此歲非兄日月嗟我冥然兮不能爲代庸於高郭兄死實賢我生兮叔父儼然垂白顧不才奚文兮憶曾挾冊而問屈不耻下問兮頹世惟兄之決文以哭之兮尚精靈之默有訏隲辭滿臆而不旣聲溢喉而反抑兮又將臨乎叔氏之靈幄嗚呼哀哉尚饗

祭十四兄祉叔宅命文

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理也達者曾不以爲驚獨念人性有昏明蒙辨之不同昏蒙者生死厭然而已若兄之至辨至明利害毫釐之分了然於中意其死宛轉力爭如魚之潑刺綸筐雖其體魄沉埋冤鬱之氣結而不散騰擲於冥冥嗚呼其然乎死生一大事吾誠有未明者惟此念之耿然不忘疇昔之夜魂髣髴而來止說此理甚詳固精誠之相感抑遼遼之一塲已言論足以綜世務文華足以取身榮而曾不得以一試於衆榮羣敷之際獨先秋而隕黃兄心得無

怏怏乎去秋哭其婦今春哭其兄弟數月而已復從之中散之孤且不保於身後生旣飽嘗窮毒死無以取必於彼蒼兄心得無自傷乎去親戚相從之樂而卽窮山寂寞之鄕狐狸晨啼螢燐宵行木魅山鬼嘯呼而相傍兄心得無悚然而畏驚乎廿九年人世之樂若存若亡而千秋萬歲終必歸於飛塵冷風兄心得無抑塞而悵悵乎嗚呼已矣龜也苟活喪期已終務奠後時哀苦不遑有盡者辭難窮者情但欲乘長風而叩閶闔以詰造化翁嗚呼哀哉尚享

祭族兄蘭齋先生文

蘭齋先生之喪其宗弟孤子龜命禮制有限不能奔
神思荒迷不能文道里踔遠不能致酒果之奠乃於
從兄稚晦去付紫檀香一枚屬于行達之日燒告靈
筵曰檀燒爲灰先生之身之亡乎煙盡香騰先生之
令聞維長乎一片香供不足者文有餘者誠乃其所
以終事先生也嗚呼先生尚降鑑余衷情

祖妣　贈貞敬夫人遷祔時祭文 戊戌

嗚呼小子生四歲而祖妣見背小子玆不記祖妣之
貌也今小子鬚髮長如當時之髮矣祖妣亦豈能認
小子乎顧鹵莽無所成就惟罪逆深重嫉于神天旣

遭乙未之禍猶不足以懲今又失我祖考而小子之身益煢煢無賴于世矣祖妣而有知乎其必悲小子不暇悲小子而又自悲矣嗚呼痛哉惟彼永縣卜玆新壠行遵祔左之禮先深見和之恫僾然如覩其容噫然如聞其聲卒無覩而無聞一杯敬薦令千行自橫尚享

祭從妹孺人文宋翼輝妻 己亥

孺人趙氏之柩將以己亥十二月乙卯從葬于高陽舅家先兆之側其從兄駿命龜命悼芳年之夭啻悲遠期之日迫乃以前六日庚戌操壺榼之奠祭告于

靈筵曰夫家全盛慶毓萃矣郎君秀雋名藹藹矣父
母寶愛掌瑜珥矣兄弟森列若牙齒矣凡世之樂摶
滿意矣如月之望圓而邁矣云何一朝舍如棄矣指
彼冥漠甘自秘矣舅下一婦一婦至矣郎喪一偶一
偶備矣父母除爾豈有爾矣由爾號天又叩地矣號
到聲擢叩手毁矣矧方欒欒血爲淚矣寧莫之恤重
其傺矣爾貌光艷蓮湧水矣蓮不待衰風折墜矣爾
德幽馨蘭有臭矣蘭不需佩霜凋委矣信爾叔舅言
有理矣異卉奇花詎長在矣我慰叔父叔母暨矣爾
豈凡人僊謫世矣倏然而返厭塵累矣生見不留抱

同逝矣乃眞眞障添一子矣爲父母悲亦可解矣嗚呼果是其非是矣蒙帷風泛旌翣翳矣翠旗金支髣髴止矣我玆一酌哭將酹矣嗚呼不昧其昧昧矣尚饗

祭權兄聖任(保衡)文(與伯氏璐名 與子)

古人於窮而夭者盖有慰之曰惟有子爲不死惟有名爲不朽今聖任不留一塊之遺肉以墜百年之宗事此其死眞死矣生而不能自表見於世歿而無以圖永久於後此其朽眞朽矣然而或者以爲有子而不肖不如無子之爲不貽辱其先有名而不善不如

無名之爲不朽玷其身則聖任之死且朽其視不死而不朽殆將賢乎嗟乎聖任五璋一死生非不佳矣而終於無子上孝下友行非不修矣而卒於無名此余所以悲其不當死而死不當朽而朽有不能忘情者也嗟乎聖任萬事已矣獨奈如月臨荒壠哭孤猿而腸摧雲冷秋空叫斷鴈而影隻魂之聽之亦當彷徨而悽惻嗚呼哀哉尚享

祭尹景任衡得文 壬寅

天地氣漓入季叔人才級降日齷齪然各一世望有屬甞石球琳鳥鸑鷟嗚呼景任稟賦卓炳有文彩質

乃樸詞章典則意含蓄采齊以趨鏘鳴玉每試輒魁
傾塲屋諸子汗流走僵伏蔚其名譽瞻衆目子方揖
讓謙自牧不矜浮華爲歸宿攬百家道求慊樂功業
技術皆外逐始欲委身聖人學惟不强進厲頻復省
察之明積悔怛尚幸年富終一蹴嗚呼已矣今不淑
邇昔葭倚自蒙弱與時晦參交磨琢子力程文爲養
祿余妄大言相詆數志大勇邁古人詎子以歸我一
笑噱余閱人多涇渭熟豈無英俊器或局惟子之才
占地博苟據而奮何不洎所以相期在寥廓哉天所
予奄一木將何藉手來世告子之成就亦高俗以是

限子人實錯惟一推字剔示獨萬理之原子巳燭高識精思徹此是子病在牀更歲篇屬余夜帶泪醫藥遠來以訃違一握余則負子子念篤臨絶惓惓字呼懷欲問其意柰寘漠祥順之容難復矚鄭重之辭難復酹盈襟之淚失聲哭非夫人慟而爲孰尚享

祭一蠹先生墓文 代作 甲辰

惟先生東儒之作功侔周程接一脉之淵源啓諸賢之門庭雖當時閼阨身罹於魋會之讒而後世尊崇血食於孔孟之文渺茲末學猥忝郡寄寔下帷之舊鄕宛若堂之遺封惜不及揖讓于其間今胥慰余之

欽顒單杯薄羞以代東脩兮洋洋在上者想霽月與
光風

祭金遠卿文 乙巳

道峰峰巀嵲絶幽奇白玉一塊刻鏤形之玲瓏瑩澈
何物尚玆我夢評予竊所未思豈予靈心感我發機
獨詣之識精覈之辭動輒破的切我骨肌返而觀世
芒芒瞎馳生醉死夢孰謂期顧顆然其光如錦褧衣
爲我論衡一紀于斯江湖天闊冥冥鴻飛脩竹茅茨
敢忘賦詩去歲逆旅靑燈晨輝談笑叙别一何依依
叔度貪賤衛玠流離豐賦嗇筭子與同歸病違俞扁

子寧我疑子壠何山子葬何時臨風寄弔後死之悲

尚饗

祭從妹孺人文 韓命龍妻與伯氏聯名 戊申

嗚呼吾母之喪練矣吾兄弟不能滅死以從於下而爲汝先之耶汝其奉吾母與叔父叔母團聚歡樂一如在世時耶吾不慟汝之死而慟吾冥頑不如汝之死也數月之間并怙失恃汝壬寅之禍可謂酷矣以今視之吾亦汝耳而特有早晚也汝尚有吾母以復毋汝矣吾僅托汝爲同氣兄妹而汝又決然棄而去之吾尚誰依賴也天嶺薄養直一芥之境耳西溪煎花

東樓燒筍汝輒以饞珮嗟笑在板輿之傍嗚呼今欲復爲此得乎女子有行自常事而汝顧以離吾母膝下爲慽至於哭失聲吾尤戀戀不舍汝顧頭之送城上之望淚殆不能收嗚呼此其爲大訣而然耶今年汝此有書請至京洛一見親戚而歸日失今不圖吾不復此矣顧汝免乳期近待汝免後決意取來汝豈先知死亡之兆耶何爲作書語不祥而卒至於此嗚呼慶期生育而禍祟横天以兄以弟凶變一轍慈惠婉嫕之性齊莊端麗之容謂宜享有茀祿以寧室家而椓之以喪戚困之以疾痾年纔免殤奄忽以歿此

何命途此何天理棺汝吾不能憑窆汝吾不能臨惟有緘辭寄哀以抒衷情而纍然頑喘神識荒迷亦未敢自力忽念汝頃年漫語我死得諸兄爲文祭之足矣蹶然把筆和淚而寫之如此汝其謂不負汝意而遠歆否耶

寧陵親祭文代作 庚戌

皇矣 聖祖神錫勇智體合重乾運値中否尊周攘夷春秋之義任于一身日月天地 祖宗心法實師詔指蘊爲德行發爰設施山摧澤窒雷厲風駛雖天不祚中途劒棄赫赫烈烈震爗千禩孫于有道何德

以嗣升儲纘統年紀略類敢曰媲烈式闡隧美于羹
于墻寓慕則是豈如園陵怵惕密邇中經多難禮展
有竢精誠默感乃發宵寐東望喬山此心如水勉以
愼疾戒以遠次庭議則然我思難閟　先祖先后洋
洋照臨若將提攜須來格〻嵽嵲岡巒鬱蔥松檜雲
車風馬彷彿依倚堯光禹左想像聽跂籩豆既潔犧
盛既備尚垂　聖靈歆玆吉饎

祭庶祖母康氏文

嗚呼先祖考之飭躬嚴整閨門朝典而執巾櫛二十
年終始宜之先君子之事親至孝五十而慕而甚未

能無媼乎祖考之側而一日安其心則媼之賢著矣
祖考晩歲沉痾起居飮食以至便溲之節必待乎人
媼實身任而忘其瘁丁未禍纍七朔夜帶淸峽攀櫬
省阡營兆鄕廬溽暑滌汗相拭憂苦慘怛媼與不肖
孤同之則媼之勞多矣悲歡盛衰之變便一小刼尊
屬凋零廓焉無庇瞻依於媼無異靈光之巋然兩世
家行之詳一門宗法之懿類能歎息提詔以勗後人
而關暨嶺湖三享百里兩郡之養諸嫡之致榮於媼
者亦備矣以百年而爲期奄一日而遽先身遘毒癘
魂招旅舍上遺九袠之親下無一塊之肉死生之際

又何其悲也寵命不肖忝墜先緒媪獨推先祖考之慈偏厚眷念捨疾出避之朝連呼寵命曰活我活我呻痛之音尚如在耳沉淹四旬日聞其宛轉垂絶之狀而不能積誠醫治以延大限又不能躬自扶護以盡吾分若有可濟之力而抛之於水火之中此恨無窮沒身難忘返葬有期靈輀北上適當暑潦病不隨喪又將違於窀穸之役一杯告訣聲淚俱盡嗚呼哀哉尚享

代伯氏祭忠淸兵使𥘼金重文辛亥

不佞之忝屬吏而承命于執事凡三載于玆矣不佞

固侍公爲怦懞而公亦不早輒煩原隰之諮鄭重褒聞殆亦過於眷而溢於辭顧以周旋之久竊不無蠡管之測窺惟精剛安和之質審愼簡約之政此其所以歷試著績用嗣家聲而當逆亂之餘廟議之推畀於重閫使撫摩軍民之瘡痍也宜矣向日之事不過爲嚴體統勅紀律鎭浮汹之圖而乃藉不悅者資斧柱後惠文之彈一之甚而再之世路何其巇也伏波交趾謗言之攻未息定遠玉門生入之願又違齎恨抱鬱魂招空館造物之意有若助夫人而爲虐天理亦不可知也殯斂之躬親不足以盡私義賻賵之例

致不足以裨喪庀南樓觴詠俛仰如昨峴首裘帶已
矣難作白馬丹旐去從來路斜陽冉冉逝水滔滔含
長慼於短詞矢一訣兮萬古尚享

祭伯氏文壬子

龜命卜以壬子六月十八日癸酉葬伯氏淸州牧使
府君其朔朝丙辰謹具薄饌用代饋奠爲文而告之
曰世謂兄弟之篤於友愛者曰如父子然此言似矣
而施于吾伯氏則猶有未盡也竊觀世之爲父者其
愛之非不至也其心鮮有無所爲而愛焉爲其長而
養我也爲其長而代我勞也爲其長而榮我也爲其

長而收我也何以知其然也同爲吾之骨肉矣而女之愛薄於男孽之慈殺於嫡此其利害之私亦行于天倫者也而況於兄弟乎若龜命弱於筋力而不能服農畝短於才慮而不能任事務懶於進取而不能從仕宦且以伯氏之强旺未衰卒然之憂宜若不在乎福也之冲年則所謂養而代勞而榮而收之望固已絶於龜命矣而慈愛之情終始彌篤父母在而與父母等父母沒而使龜命忘其無父母焉盖其有父之愛而無世之有所爲之私則殆惟伯氏一人而已居室則推溫而處冷行路則讓轎而控馬有弩眷則

待伯氏而爲之區處有產業則待伯氏而爲之經紀以盛壯之齒而享君賓嬰兒之保非狂易之疾而煩張徹匕箸之養凡一身所受饑飽寒暑憂懽苦樂以至於死生之重一寄于伯氏而不自用心如列子所傳病忘者之爲而顚毛遂種種矣自伯氏棄我而逝饑飽焉始爲我累矣寒暑焉始爲我境矣異時懽猶不自攬而今百憂集我矣樂亦不自居而今衆苦絆我矣宗事而如縷矣病嫂孤兒而靡所賴矣一家十口日闕米鹽之瑣務嘗所過耳而蘄感者而畢將聽於我矣病忘者一日失其忘將何逃而免于是哉責

泥塑以應對之任强野鹿以服載之勞秖見其事之
謬而性之違不昧之靈亦必懸惻於冥冥之中也父
死而子願爲之代兄死而弟願爲之代此子弟切迫
之私情而非所以爲訓於天下夫子而繼父弟而後
兄理之常也若使人各代其父兄而死人之類滅久
矣周公之請命於三祖盖爲天下之公而竊敢疑其
有樂正子之悔何也當時之天下雖甚草創王室雖
甚抓捏以周公之聖而攝成王猶武王在也今則不
然伯氏在而家中之百事舉伯氏亡而家中之百事
廢如龜命有亦可也無亦可也卽百身以代之尚懼

不足而蒿里之召坐任其自逝而已記昔𤛗命之染
疹也伯氏至廢寢食親爲之免冠禱於神牀此婦女
無識者之所爲伯氏豈不知其不可惟欲其生也甚
故靡所不用其極焉爾𤛗命之爲伯氏也自病至喪
無非可憾兄以子視而弟不能以父報此心痛傷寧
復有已嗚呼慟哉自惟險釁孤露上無父母之庇下
無嗣續之托婦有重病而未成乎室家身抱痼疾而
絕意于祿利生人之窮無一不備而仰焉不以爲慼
者惟以一伯氏在則是有父母是有嗣續是有室家
是有祿利今一伯氏不在而廓然遂爲天下之眞窮

矣夫以伯氏仁恕詳明之姿孝友敦睦之行深核綜
理之政揮霍變通之才非但門戶之棟樑實亦王朝
之材臣阨於公車晩從蔭塗三邑治行一資褒陞適
爲良驥之初步而鬢鬚雖變而顔貌尚韶疾恙或侵
而精力方疆百年之期豈宜遽促於今日惟是寵命
賦命奇薄積殃在躬天則命之以天下之窮而我乃
倚伯氏而拒天之命故殃不見捨禍卒至此而其不
取其身而取伯氏者謂其身死則不足以飽其窮惟
去其所倚以拒窮者而使之久窮不死而後乃快其
窮之之術嗚呼造物者之經管一窮入何其巧而憯

也而伯氏之不幸殆將非其命矣而累乎寵命之命則是不惟寵命不能代伯氏實伯氏代寵命而死悠悠蒼天此何人也嗚呼慟哉嗚呼慟哉客土稱襄親戚莫視奉柩跋涉歸依松梓父母兄弟同聚一處而有視息而頑然者獨寵命一身而已來者不見其進嘗畱者不見其撫摧上下號嗥悲悲漠漠心非木石何以堪此先壟之牀柱竪而齋室完皆伯氏在州指畫以訖功者觸目興感欲自寬而無由也先壟北麓伯氏所嘗自占爲身後之計者神理有依不宜舍而它求乎日居家之懿治官之績有可垂法於後而墓

道之文世無可託事又急遽不得不以數行蕪辭埋之幽宮此同有己酉已行之例伯氏之望於寵命者亦惟此而已至於表碣當商量以屬于人向者先壠表石甃役已始寵命欲亟付剞劂伯氏曰尚有待也嗚呼瀧阡之石未樹而歐公遂止於斯矣人事之難恃如此豈不悲哉日月有時窀穸之事已略具矣幽明之訣但付一酌此生何日復較兄肥與弟瘦嗚呼慟哉嗚呼慟哉尚饗

祭朴子醇 瓚 詞文 癸丑

我昏滑滑爲騃爲頑吉祥來集豐肌澤顏易以昭昭

以臨萬理我命之窮於是焉始蕉萃零丁乃如之人
嗟乎子醇于實云然是心靈明本體之有有一於悟
玄機微漏芒芒大化幾何其損圖之刻之如不可忍
生憂足矣竟殺何辜一室三葬三世一孤使譽爲誅
未至斯遑高天有心寻卑莫請昏明內也禍福外也
乘內除外子固無奈白賁之以與在雪天我抹飄鬢
徵子茅前紙窓竹廛至味生淡冲乎眇乎其永歆乎
白雪之白長寄乾坤子死不死此其精神陳辭腐語
子寧我聞一慟爲訣刺肝之文尚饗

果川宰祭露梁六臣墓文 乙卯

殷有伯夷百世之師猗歟我東有六伯夷維古成仁天人同歸雖滅厥身不惑不疑與天而抗謂聖可薄是何所顧然後爲特一時之諱伸于來禩　聖子神孫敬繼者志濆於大江盖有冢四斧封蕪沒行路潸泗嚮者大閱鑾車式焉瞻顧咨嗟爰命守臣曰惟修治以章予恩下臣敦役載榮載隕工則官庀誠乃私薦洞酌芳羞告事之蔵

祭外舅文 丙辰

嗚呼死生之數盖非人事之所及而吉凶之幾固亦有先覺之理乎昔公之拜是州之命也親懿皆爲之

賀獨小子隱憂私慮耿耿不已既以告於公退而反覆於内者又非一再要以不赴爲上策不得則又冀其不適時而決遞詭有不諧意者即投綬徑還以是得譴于朝無傷也嘗代公答人賀書舉古人隻影天涯宦遊奚樂語以感動公意夫其丁寧之至於是者不惟以公之無子弟之侍垂白兩老人遠托嶺表之爲凜然竊自有驗於盛衰乘除之分而恐其不幸而爲小子之所料也人固有據卿相之位而享百年之壽而賦命有厚薄福分有大小數遷而領州牧常藝而紆　主眷此其踰於涯者幾何而尚爲造物所不

悅我伯氏之不返南轅惟是故也公又一循其轍心知有必至之憂而不忍以不祥之證沮撓吉行含噎不吐遂至今日是則小子之辠也顧公歷典郡邑而其去也嘗不俟終日此公之所自信也今乃衰年濡滯宜戒而反忽卒不幸以柩歸豈非所謂數乎小子昨年之書更理前說有曰不及今決後必有悔於是乎其憂益急而語益切矣然而其所推亦止於常理之所有而已孰知夫猛獸之爪距生於肘腋而奇禍凶變窮宇宙而罕覯者適中乎公也嗚呼逆奴妖婢今既伏其辜矣即椎鑿刀鋸並施于其身何嘗以贖

公之死乎而抑公之命自有宰之者豈逆奴妖婢所能制哉所怪者福善禍淫之理雖曰錯矣公之仁恕之姿寛大之度胡咎于天而生旣昇以窮毒死又使不獲正終也自以少托公門公之視之猶子而疾病困苦無所報效於父事之誠死生吉凶之際媿負多矣葬旣卜兆日月有時淹伏牀玆訣不以躬一酌之奠敷行之文三千年舅甥之情盡於此矣嗚呼哀哉尚饗

祭士心文 丁巳

國朝文章最推谿谷醇深正大自有典則其餘諸子

豈不矯然僵走所及天稟則懸滄專於儒德壹壹焉
才不其難乃有吾弟譬彼君子端冕玉佩長拱儼立
可象而畏在榮一書子時弱冠堂堂旗鼓爰見其端
規余勉余將余尸祝余爲越鷄焉任伏鵠驥子以蹙
余惟憑軾猶有憂者世趨噍殺如明季文非薄則詭
時運實然人所毋柰尭釜黃鍾天能遂子余於子乎
試造化意中間禍釁百罹一身有涯之生秪三十春
豐才嗇命促筭長圖寂寥殘編藉手云乎不中於期
而以憂中菸菸來世孰信余訟子病喘喘余往問之
猶出畫扇求余之題子愛余文至死不忘文以侑之

尚歆余觴

白雲山龍湫祈雨祭文 代作 甲辰

龍之爲物鱗羣而聖爰施天澤贊造化政余言以文傾角而聽凡玆環海皆我王境飛潛諸族食土則並使王民饑以卒大命雖不龍謫亦龍之病矧世崇奉設祠致敬春禱秋賽有雩有禜人之無食焉取俎曷龍其熟計利害甚炳顧玆襞邑荒歉荐屢今歲之農始災于雨淫霖溢川覆我秔稌諸近水田極目沙土餘者幾何民猶以怙以壅以芸如兒護乳胡天弗悔復用旱痡十日無禾矧浹辰數汗者旣竭奈何高莽

哀我齊民將死孰撫上帝高拱嚴不敢瀆龍其侍御
竊以私告譬如遐珉尊長上國其有控極奔走字牧
風霆雲雨則龍所役飛騰滂沛秪斯須力沈狗于淵
薦猪于陸爰循舊例冀有感觸亟彰神變蘇我枯穀

智異山白龍湫祈雨祭文 代作

惟上帝命羣龍爲三百鱗虫之長以能呼噓雲雨澤
下土護生靈厥畀責不輕以重若時旱暵田野荒廢
民無食胥就溝壑龍則安據其土蟠屈谿潭用卵育
滋長而不顧不恤於生靈之病是爲瘝其職負其責
將民詛于下而天怒于上天明畏自我民明畏可不

愼哉今玆旱災亦孔之甚守土之臣惟民憂是急遑遑奔走如焚如惔昨者有求於白雲之湫反風密雲終悶不需彼其所托徵權輕力弱不克大著光景以應之惟尊靈宅乎天下之名山專淑靈之氣其神必異所以不利于彼而望走在此其惠我民而雨惟龍不惠我民而不雨亦惟龍將一境生靈之命惟龍之責龍其自謀毋貽悔

白龍湫祈雨祭文 代作 乙巳

去歲維夏旱魃其恣守臣遑遑爰謀于人吏僉惟曰頭流暨白雲有龍宅焉控極於彼則無不獲守臣竊

以頭流尊矣凡有涸宜早之先乃肅牲幣告於白雲
始惟密雲閟而不施越二日暴風以先大霆以殷勃
興我嘉穗豐有我年事毋寧玆獘邑羣生鼓舞神賜
實比壤咸賴之是則白雲之有大造于民今玆之旱
視去歲益甚鋤夫却立心與苗而俱焦守臣則穫戾
于天獨謂赤子何寔前鑑有在將惟白雲之爲歸守
臣又計以爲享大惠于神而再瀆之於人爲貪俾卑
者專功而尊者失柄於神爲僭守臣忝朝廷命爲一
境神人之主匪均其求俾神有闕將守臣受其咎以
磅礴數百里雄天下之山而神專其巢窟號之大而

望之祟而懦不自謀讓美于蕞爾小隣亦神之羞無以爲羣犨長惟觴豆以潔惟文字以誠沛然其澤惟神丁于豈直私獘邑之農所以揚大神之威靈尚亨鑑玆

白雲山龍湫祈雨祭文 代作

麥傷于霖民既病也秔稻而旱之奈大命也去歲霶霈惠維永也靈異之著尚歌詠也昧於再于勢之鋌也分符佩綬民隱之省也呼風噓雨助天爲政也守臣而尸位將人責之無幸也龍失厥職帝其棄威令也白龍蜿蜿很不我聽也鑑誠露光孰與神競也思

繹舊烈我酌之洞也一擧而活萬姓斯爲盛也

翁孃山祈雨祭文 代作 庚戌

翁孃之山人作之人名之也今夫神塑佛像人作之也而光怪附焉天地日月星辰人名之也而從而爲天爲地爲日月星辰也則山之靈固宜不以人作遝而其寄之以翁孃之重名則又當眞爲一境民物之翁孃以受其憂患也兩麥之失而民旣病矣暵乾又酷終必大無乎百穀民其皆溝壑矣子不免於水火而爲翁孃者將立視而不救歟牧使爲一時責任尙且不遑寢食奔走祈乞不自知其勞神乃永享大號

子一境民物而恬然不以生死爲意則天下山川之神將竊笑以議之矣雲霧神之有也上告皇天旁檄諸神驅雷揚電同力一霈豈惟弊邑受賜神亦不負其名神其懋哉

上黨山祈雨祭文 代作

水旱之愆固山川之責至於旱則不惟痒民稼穡土毛焦而水脉涸實山川先受其戚爺孃小丘而尚知自爲之計顧守臣籲號興雲驅雷助一勦之澤况上黨之雄特爲一州鎭而名神宅之哉應之宜益彰而霈之宜盖無不足也甘霔以時草木暢茂源泉渾滴

神之所以自護者密而威觀赫矣小民亦得以賴神之靈而享其利可不力歟州社而夢夢矣爺孃而功之弱矣一境之望走惟神焉是極神其圖之

九龍山祈雨祭文 代作 辛亥

山以九龍名豈取其形似也抑龍之果伏乎是也龍實水之君行雲施雨乃其職事也若取其形似世固有像假而致其神者若龍之果伏乎是宜其靈之益著而桴鼓乎人之求冀也況山之聚清淑之氣奠崧高之位而功用自有以及物巳也旱暵之酷而禾穀枯悴世圭璧而旣卒巫祝而旣匱也一方之望惟神

之顯莫也神之不惠而民知死也牲之肥而酒之旨也尚庶幾一霈之勿闕也

五潭祈雨祭文 代作

潭之黝兮龍攸藏雲雷滿腹兮神洋洋奮鱗鬐兮窮高颷蜚廉前導兮豐隆後翔噴涓滴兮澤沛滂戢此威靈兮胡俾余皇皇赫赫炎兮烈烈陽沃隰揚塵兮百穀荒往者已矣兮來茲茲哀爾萬民兮孰恤瞻卬上天至仁兮閔覆如傷吾知是旱兮匪帝主張祝融失馭兮妖魃猖狂袒身禿鬝兮恣其方羊龍之神兮百靈王變化伸縮兮莫測其方以制魃橫兮毫迎銼

雷碎電鑠兮寧煩血斮屈首下心兮晥晥僵獱徒竊
笑兮爭弱强潭涸鱗曝兮族類傷龍失所兮終何臧
鄭僑之䑃兮言粃糠人龍明幽兮視爲判璋余意吹
萬兮一理章精神相感兮闕痛癢薦醪沉牲兮龍與
商龍之聽兮揮霆奮揚驅妖魃兮天倪攘需甘霔兮
土毛瀼龍之宅兮深固金湯人之食兮萬千倉箱水
陸同奠兮潛顯均康龍實自謀兮人與有光

臥牛山祈雨祭文 代作

昔先王有大事謀之龜謀之筮謀之卿士謀之庶民
所以盡彼之長而博吾之采也今不雨三月矣四野

無靑矣其將使斯民胥率爲餓莩而後已乎禱於社稷而無應禱於翁孃九龍之山而無應禱於五潭之龍而無應卧牛之神非嚴於社稷而尊於翁孃九龍而靈於五潭之龍也其比形於天地而依乎人而爲之主則凡爲斯民謀宜無不同矣不得於彼而得於此亦未可知譬如不得於龜筮卿士而得於庶民也其求益愈卑而愈悲矣惟神顧余饗而惠余雨以有光于四神而毋俾大東詩人有牛不服箱之譏矣

社稷祈雨祭文 代作再次

匪篤誠而屢禱是爲瀆誠篤而不瀆矣有靈應而終

晉是爲恆應靈亦宜恆矣五種焦而四野赭矣及今而雨將有死農況不雨而奚若欲雨而不雨作雨而旋止者今五六日意者神之有待乎人誠之篤歟不然以社稷之號大責重而豈其甘心於恆也宜毋靳於大霈脫生民於爛熇

哀辭

南生克寬哀辭 代作 甲午

始余聽於子弟之誦皆以爲方今少年中才優學博克世其家者猶無先屈於南君克寬也余問知其爲藥泉公之孫喜甚意謂公以德業文章旣自大顯于

世而復有孫如此是必有以成就其才爲天球爲拱璧煥王之猷而繩祖之武者乎不數歲聞君之已擢司馬自信其兆之見矣乃者君嬰奇疾轉展沉痼殆不能爲人凡君之知舊莫不嗟惜而余獨以爲君以軒冕子挾翰墨十不幸而早有盛名其氣想如豪鷹駿馬無全兎無畏途矣苟如是耶其于任重而致遠也得無有不足乎夫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君之憂患困劣膚訶卸非蒹葭之霜也是將有以陰摧其盛氣而玉成其爲人者乎則不足嗟而乃可慶矣已而或傳君自抱痾以來深自藏晦與世俗疎闊業

遂日益勤文遂日益奇余益喜前言之驗矣嗚呼天
其不欲成人材乎何君之遽止於斯也向之期以立
身揚名繼先公而昌大門戶者今無三四十之命若
一丈夫子以絶四世之宗矣向之期以高文大冊鳴
國家之盛而起斯文之衰者今焉寂寥數篇之殘藁
而已矣雖然皤皤而殤赫赫而賤者千古何限男兒
寧爲李長吉邢居實之死而不朽毋爲崔協安叔千
之賀賀而壽且貴也嗚呼此尚可以慰長逝者之心
耶辭曰
子思子曰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

傾者覆之始吾徒信其語而今而惑彼南氏子之篤學而博文今所謂栽者培之者捨此而孰歟今乃摧折之大閼之必使無生而後已胡其理之錯也吾意上帝之至公而至仁今不應忽若是其心性之反易豈有讒奸欺負嫉才戕善之魔居於左右蔽其聰竊其柄而行其胸臆也耶南氏子南氏子爾之生旣稟精瑩之氣爾之䰟必不但如冷煙飛塵之飄蕩而散滅矣何不化爲三尺秋蓮飛入天門斷此魔千萬段毋令上帝之刑賞一任其亂濁

二澹軒哀辭甲辰

澹軒李先生以布衣名振一時卽市井輿臺皆誦其能文不侫結髮治鉛槧間出而從學士大夫游而乃無一日之幸以接先生藝苑之緒論顧但於親知間詢先生長短肥瘦以及言動之節以想像其人者凡數十年而先生亦知斯世有不侫久矣辛丑夏始於婦翁蕭邂逅焉先生欣然笑曰吾兩人而今始遇於此豈非理之變者曉來睡初覺忽思今日出門若可以見錫汝者今果然矣遇會心人固有數乎因與談文竟晷而罷其後先生嘗一臨陋巷而不侫亦一造謝各出文稿以求評其他偶有合雖稠坐卒卒亦無

不啇文字事時也先生之文學歐陽子而爲也其體博以肆不屑色澤雕琢似不爲廬陵婉麗之品所囿農巖嘗稱其有西漢氣味而稍矜持者又入昌黎其放筆澹蕩活動尤長於評論山水書畫絕似明人題識不佞之得於慕服者盖如此先生顧以不能峭緊爲自謙不佞解之日以八大家觀之柳王之外盖未有以峭緊爲目文章自各有體非必峭緊者專是也惟或峭或洪或緊或徐而槪不失於典雅典雅者其六經之正脉也公之文柳少此乎先生頷之不以爲僭世謂先生才遜持論然而据實論事感慨係之救

齋議論亦爾矣必强探力索空中布景盖如蘇氏父子而後爲得也先生摳衣先輩之門所見者大意不可一世文每自謂不長於譽顧于不佞所著述覽之不盡卷不止曰子之爲歐蘇師其意而不鑿鑿於文句可謂奪胎換骨篇篇不套矣又曰子之恃法而治者似未盡其長其舍法而進者無不奇也其殆以文爲戲者乎顧恨體太密耳曩日贈言勸讀太史公記以助其疎散之氣然常慼然曰六經者文章之本也爲文而忘其本矣可哉自以半生橫騖於末流曉而悟之無及也常以此爲不佞戒即先生雅志可以想

矣而晩年進詣益無已也先生名家子早負才器以經濟自期旣博極羣書于治兵理財當世之務靡不周遍貫穿其俊辯峽決而河注也每軒眉奮髯光氣爗然雖坐客如林仰其口而已則平素謗訕先生者一聽其辯退輒服之爲偉人國器而先生亦常思一朝奮起雲蒸龍變而有所會矣限於公車轗軻以老若委蛇蔭路以小試又不屑也及夫感憤時變自斷于生則遂欲自放於寂寞之濱漁釣耕稼爲安身立命之所猶其斯世之念終不能自磨慨然謂親朋曰吾今廢於時矣顧世祿臣也有如國家有風塵之警

覊靮吾任豈肯草間求活耶去年冬不佞隨家兄來嶺嶠先生亦方大歸湖中約會板橋店舍爲別先生要不佞就其榻宿蓐食已畢馬嘶僕戒殘燭見跋蹺色蒼然先生談鋒尚凜凜上下揚扢愈恣已而引飮一大白顧笑曰一區水石余擅也數百軸圖書余藏也余將老於是矣子能匹驢相過爲文酒之會乎其詩曰草草燈前話凄凄醉後岑不佞旣悲先生身窮而志氣益豪而又怪其詩語悽切近於不祥兄弟相語以爲讖未數月而凶問至矣嗚呼其吉凶之幾先感乎性情而不自已耶抑有勃然未釋者存乎中而

遂發爲不平之鳴也夫天之生全才也少氣之清者常苦其虛其實者又恨於濁兩晉人物之會而名理事務輒爲二歧坐談馳騁互相牴牾若先生入而閑門則王謝之蕭散出而挺身則逖之慷慨端冕佩玉之君子而可使之露體塗足於原野與農夫山氓爭其筋力豈非難哉且嘗竊論自古文人例有窮厄憂愁之歎而我東則不然類皆遭際顯榮雍容卿相之位其以布衣窮如林大年者殆不再屈也文運之昌曠越環宇而先生乃泯焉止斯業不能以載諸旂常文不能以播諸金石卒又不假山林之日月使之

窮不朽之圖天意其可問乎嗚呼惜哉先生諱夏坤
字載大慶州人也澹軒其號云辭曰
有赫名門兮挺生豪英豁如其度兮濟以聰明貫穿
百家兮剞腴擷馨墳典丘索兮子史傳經兵流律歷
兮山經地誌以暨稗官兮窮怪極秘蟠鬱胸中兮雜
糅磊落如括待釋兮衝射奔激吐爲辭辯兮劒鋒差
差其有枝梧兮顚頓靡披放于藻章兮蒼茂跌宕龍
蛇出沒兮江河混瀁爰攸實用兮耻騁空文苟究長
布兮指顧風雲蒐其所挾兮朝暮鶱颺鷹隼摯繇兮
氣橫秋霜孰創科目兮作俑罪均齟齬賢路兮偃其

經綸以義處命兮公束公腹浩然思返兮尋初之服邈邈彼湖兮公爰其廬有田有圃兮可採可漁外而徜徉兮山水淸閒曲逕脩阿兮飛泉怒石錯以軒楯兮結攬煙霞長誦鏗律兮猶錦尙花內而枕籍兮右書左圖商彝周鼎兮晋帖唐摹千架萬軸兮充溢揀擿硃批墨題兮聾龍點睛從吾所好兮軒冕何物優游自暇兮以永年月空中有人兮頻脚揶揄富貴易得兮淸福難俱不獲于彼兮而望此諧南面之樂兮爰在枯戢淸乎衆濁兮子獨奈何脩然長往兮無覺無訛江湖蕭瑟兮嶺嶠綿渺脩圖局筭兮作辭遣𥙿

申進甫哀辭 辛亥

余與進甫遊殆廿載矣於進甫之爲人宜亦得之審矣然其平日居家之行容有未相悉者獨嘗見人有對進甫而歎其孤露進甫涕汪汪而語嗚咽不成聲者乂之與其兄國賓同居國賓固視之如子而進甫自處與其從子曔無辨也年旣壯有妻孥矣而若不能一日舍其兄以自爲以是知其有孝友之懿然未若觀於友道之爲尤詳也貞而不絕於物婉而不辱其身與勝已者交見一蓺之能歆豔歎服達於面貌若不獲爲之役者聞一言之善反覆玩繹紛[illegible]而不

志使人恨不能爲驚世絶俗之事於進甫之世以厭其心也與不若已者交所以愛惜規警尤有古人之風其誠懇而言切往往有不忍聽者使其人面發騂以汗凡爲不善惟恐有聞於進甫而亦不以此倦其慕悅進甫之心也當世士君子不謂余庸陋或與之周旋其間以學問文詞望於世者亦不少矣而夙夜徵甫意忽忽不適走千里命駕之思者多在於進甫顧其流落覊旅牢騷鬱抑以自夭於寂寞之濱而不復發余之狂嗚呼哀哉進甫兄弟嘗作堂於所寓九潭扁以二友蓋伯取於竹季取於梅以自况求余爲

記而未暇焉今作辭以招梅魂所以招進甫魂也辭
曰
梅之魂兮歸來遺根苦蝕兮故枝風颼梅之貞兮矜
幽節氣披霜雪兮纖塵不留梅之婉兮繽芳華氛氳
馥郁兮芝蘭與侔魂何爲兮飄遠適闖精英兮渺渺
予愁梅之魂兮歸來九潭之曲兮奧以阻清江白石
兮爲女居宅雲煙變態兮爲女粧具葆此寒淡兮年
年歲歲又何求兮閤貯與紗護魂何爲兮逝不復曠
爾別區兮寂寞無主梅之魂兮歸來數叢脩竹兮守
女側栽培之同兮氣韻之配根柢相連兮莖葉交錯

乹玉綴氷兮厲厥操猗猗皎皎兮與之無數魂何爲兮棄如遺獨森翠篠兮傷孤植梅之魂兮歸來蕭城桃李兮春空多嗚呼哀哉兮招梅魂兮不歸奈何

李士固哀辭 癸丑

士固名思重韓山人士固識余面余不及識士固面要之爲路人也路人而哀其死何相知心也士固之知余因洪仲經因金遠卿因李宜叔而余之知士固也因李宜叔士固五歲少余而其識解晩而始進故士固之知余早而余之知士固晩不得於交仲經遠卿之日而交宜叔也而後得雖然士固亦得于宜叔

而知余者爲益審矣士固爲人外循繩墨而内藴玄悟甚明於乘除消長之分其觀也大故世之貴賤榮辱美惡毁譽漠然無足以攖其心者其道近於老子而其學師心而獨造其知余而有所取亦以此余向者爲全廉隅辭敎蒙之任士固聞之拊掌曰吾疑錫汝大隱今非耶宜叔以告余余謂士固得老子之體而其於用也猶有間矣益欲一見士固揚扢此事究其同異相視而莫逆而士固之欲見余又甚於余今死矣嗚呼其進而未止者而止矣士固死余弔宜叔宜叔曰子盍以文哀之夫宜叔知余之宜不哀而哀

而不知余之宜哀而實不哀也雖然實不哀而反哀之是其所以乃也辭曰

惟古至人兮覩物之始本乎無有兮偶墮形器披然而羣兮曰彼曰是彼是本空兮奚有生死奚貴奚賤兮奚惡奚美知之則然兮禮樂以爲治殺伐以爲恐兮名譽以爲餌所以持此宇宙兮蓋不得已循世法而自律兮物物粲而呈理一失容斯大咎兮一失言謂不智自一容一言而積之兮余懼夫禽獸之與類曰廉而不劌兮玄玄之旨旣與天而爲徒兮亦不與人詭也細行曲謹兮孰譬縣劓左準右繩兮不礙游

戱內聖外王兮體明用備玆余調適以上遂兮子爲同乎爲異夫固得意而忘言兮豈参差者適爾陳辭訊幽兮請以歸質于老氏

金遠卿遺事 丙午

余得士於舉世未知名之日者三錦城林德重光山金遠卿高靈朴子醇也德重子醇今皆爲時名人不爲余所私遠卿獨懷奇抱珍蓀其光而不顯遂奄然以沒終於世之不知嗚呼惜哉遠卿名玄澤沙溪文元公之後於吾有彌甥之親弱冠自湖中來京所寓隣比君兄弟五人其叔濟卿及君與余齒相近相與

追逐游懽甚適濟卿氣豪喜談論每抵掌上下古今竆日夜不厭君頽退然其側若無所曉評畫一語忽露微斑乃復深叩果然言必有中之君子也後與時晦兄論濟卿余曰濟卿固賢遠卿尤奇詭也時晦猶不信君賦性幽峭而婉篤見理透悟而經正有絕俗之高而惠於接物有獨得之精而寬於取人聽其言如入邃林幽洞杳不知其際極也如揮斤斲堊飛身踏竿危而不失也如探出我之心肝肺腑片片剖劃也要之於終徐繹其意則不夸不詭確然當理也惜乎其微言妙旨之不可以書傳也君後於族父嘗謂

末世宗統不明以所生與所後等視或反私厚於所
生甚非制禮意也其持私服務遵朴玄石禮說以致
其嚴秉心之公如此余嘗造君時私服將除而猶疏
食君素羸虐凜凜余規之曰以君之病何不自愼君
若如濟卿健吾不爲是言矣君謝曰薑桂之滋未嘗
無也但不食有形者耳其自盡於禮外之情又如此
君事所後母極其怡愉若孺子之在抱也嚴於閨閫
之限喪中妻不敢面此余得於所聞而不見而信之
者以君之賢固當如此也余嘗夢遇濟卿見問以當
世第一人余曰第一人不必外求君家遠卿是已若

論其品如白玉一塊刻畫道峰峰巒耳故祭君文曰
我夢評子窮所未思豈子靈心感我發機記實也余
性雅癖文字凡與余游者未有不讀其文而交君十
餘年至相密耳君顧未嘗以是自售余亦未嘗以是
求君癸卯冬會君於連山旅次此東訣也聞君新作
自知庵上樑文始欲求見旋復止之曰此非交遠卿
本色昔韓退之謂人曰崔大敦詩豈不聰明博識人
哉相從二十年未嘗言及文字後世以此爲譏敦詩
而余意不然此蓋以心交而下以文字者也由是言
之雖謂余之心交擧世而獨一遠卿可也君論文如

其爲人常欲刊削浮語獨造眞域以精神意致感發人志使之充其慕尙當如弇州之評高子業木葉盡脫石氣自青耳今不幸中途夭閼計其發膏髓馥不能滿其意之十一君病中有夢作曰秋風吹古澗曉月照虛蘿亦非食煙火語也嗚呼其告之矣君其托於古澗虛蘿之間而與秋風曉月相徘徊也嗚呼悲哉

哀李童子文 壬寅

李童子昌祚年十二而死死之再周月壬寅孟春其母金孺人輒自草行錄及悲苦之辭爲一通召女婿

豐壤趙龜命而有託也蓋曰兒天性孝友卽其甚幼
時遇美味不先食以獻父母若姊父母若姊食之乃
肯食畏敬長者長者雖所甚難長者使之不敢辭雖所甚
欲長者禁之則輒止家有果樹羣兒爭相摘取而兒
獨爲長者所惜未嘗迹其下父有出韻限所讀書課
以命之雖夜深瞌昏不滿課不休常言爲人子孝而
已居喪而不盡禮非人子也聞人有不謹執喪者鄙
之若浼焉尤長於惻怛之心凡乞丐之過門必請於
長者而與之糧又曰吾年二十二而生女其後十九
年而無産育之事吾年遂四十矣不藥不禱而望已

絕矣乃是年忽有身其爲驚且喜如何哉然而兒男女未分也旣生而男矣額廣而眉目秀而聲喤喤以啼也則毋論吾夫婦之手額謝天地卽人之聞之者咸以爲造物之力偏私於一家也自孩而提矣自教數而就傅矣父母之望與其身而俱長尚恨其不能爲苗爲芽一日而卒然大以有妻子科宦悅父母心也嗚呼孰謂不卒然大而乃卒然死耶旣無矣必强與之旣有矣必强奪之何仇于天而巧爲此憯毒也吾豈罪惡重而宜獲禍于神理耶何不剿絕吾命而于無知之幼稚也又曰見之面貌常寄於吾夫婦之

目兒之音聲常寄於吾夫婦之耳吾夫婦在而兒猶在也吾夫婦不在而誰復知有兒者吾則冥頑尚恐以兒平生之專發諸口而筆諸書矣乃其父寧其泯沒無傳而不忍發不忍筆也兒有才有識而勤於學吾婦人何知竊有聽於外者矣而其詳不可得以言今將問於其父而其父涕泣而已也兒嘗從外兒趙子良學子良有狀在庶其備乎其狀曰受學甚誠文理粗通雖難曉處一言輒解爲詩文往往有奇思每聞古人嘉言善行孝悌之道必聳聽而起慕焉嘗與同學論前史以爲湯武以臣伐君夷齊舍生取義湯

武非夷齊是其見解多類此者嗚呼奇哉皇子系出
璿源蟬聯有冠冕皇祖留守公以厚德令望不克究
施有三男俱篤行長者吾婦翁監役公於序爲仲伯
公有子曰昌發娶而夭無後季公凡三娶不舉丈夫
子而童子生於十九年無產育之餘宗事之傳於是
焉有賴矣況其仲年茂質如錦尚花而遽然夭折曾
不比泡漚之暫停一子死三父獨而留守公之世遂
絕如是而謂有天理可乎不可也昔歐陽公作質夫
誌以慰金城夫人曰自古賢人君子未必皆有後伊
周孔顏之道著於萬世非其家世之能獨傳然則爲

善者可以不懈爲簡肅公者可以無憾也故銘曰死而有祀四世之間死而不朽萬世之傳簡肅之德質夫之賢雖其閔矣文也其存軀命之慰孺人也亦惟此爾雖然簡肅之德固當自傳而質夫之至今不朽以有歐陽公之文惜乎今之傳質夫者非歐陽公也嗚呼哀哉

悼宋副學眞明亡子文 庚戌

天地之理生而已矣人與鳥獸以及草木相化以氣相禪以形自開闢至于今日今之人其氣之運用形之視聽皆太古人之遺也氣與形尚留則雖謂之不

死可也故曰惟有子爲不死而無子者之窮乃使生
生之理息於吾身其哀傷可矜有非貧賤困阨比矣
先王爲其然也從而制法使無子者子兄弟之子無
兄弟之子者子族兄弟之子內所後而外其父母服
所後三年而殺其父母以期祭焉而主之譜焉而系
之斯先王之法所以仁至義盡而補天地生理之虧
缺者也世俗以繼後譬之接木夫木之性以種而生
而接木者取東木之枝續西木之根則生氣流液相
通以遂今形家禍福之說亦不以繼後間於親生尚
有見於此理之妙也歟人之最窮者乃又不保其所

後之子此則天理之外有以奪夫人事之備而其命
途之奇釁殆無辭可慰若今副學宋公是已公所後
子即其從弟參判公之長男自幼育於公公內外之
恩勤顧復固至矣而孺子尤篤於孝人視之以爲親
生也且其才器夙茂足以世其家聲不幸弱冠無子
而死宜公之痛毒寃酷求以塞其悲而不得也雖然
知命之有分而痛毒悲哀之無益乎死則達觀之君
子盖有以處之而以孺子之孝臨歿而惓惓於父母
則慰長逝之心惟在父母之不過戚以損生也余無
子者也感公不幸之深爲之言如此云

東谿集卷之九

東谿集卷之十目錄

書

答金容甫鎭大書丙辰

東谿集卷之十目錄

東谿集卷之十

書　　豐壤趙龜命錫汝甫著

與金濟卿弘澤書甲午

濟卿足下曩者抵稚晦書深責僕以妄譽實識厚自謙以文墨庸惡又推僕言若以爲人又不及文者僕看來不勝驚愕恨僕行已虛僞不見信於儕友又怪足下實乃庸惡有辱僕之托契也僕請言之僕平生甚惡人以文字暗昧寓意陽尊而陰毁之者蓋君子責人當嚴正其色光明其辭摧折於青天白日之下如其不可告則絕之而已其事小而不足論則亦置

之而已烏可含糊吞吐藏頭匿尾潛鋒害人如穿窬
之盜射影之虫哉故半山秋瑩之句擧世皆誦而僕
惟不喜焉僕日久不記前書之言有以觸怒否也而
大意則亦不忘也僕竊見足下之文抑揚有步趨而
未能精熟盖亦少讀書不盡其才者也故僕平日每
勸足下力學勤攻未嘗以夸辭稱譽而獨足下論文
字衮衮時中窾要故僕深推服以爲不易此固足下
之所經歷而知者也盖古之人亦有善言文而實不
稱者如歐陽公蘇老泉恂恂口不及文章字而下筆
滔滔不勝寫山谷居常文談劒鋒迭出而臨紙寂寞

不掩其窘澀足下殆亦此類也向者序書所以評鄙藁者亦頗斟酌當理故僕稱謝之謂能示我以文章之妙非謂足下之文眞得文章之妙也豈足下不深察究而徑疑僕譏足下之文乎所謂見其文賢於見其面云者乃聖賴口業也聖賴每見僕發此語僕呵之以爲浮薄前書特擧之以爲聖賴當之則如此耳何嘗云僕心如此耶不然僕豈斥恩心不恩面之語於前而反設此語於後哉此亦足下不善看文之過也雖然人必好內而後疑其淫黷貨而後疑其盜僕能於行身處事誠實磊落無一毫狙詐黯黮之迹則

豈來足下之疑此僕之所以深自刻責不暇者也且念曾與足下言人交道不克有終曰此多出於不相推恕而徑懷疑怒之心今足下始不細考辭意中又不爲推恕末乃不肯親責於僕而移書他人盛氣怨罵一何與前言遠戾而量之狹而氣之粗也僕初不知足下眞是庸惡而今始知之蓋德重則無是也僕前謂足下知僕不及德重者或得之矣僕聞聖人懷之衆人辨之以相示也僕嘗服膺焉唯足下愛僕之厚而足下有過僕託不辨之義而不獻一語以解之是遂足下之非也故有所云云足下察之

答稚晦兄書 乙未

覆書所以責我者深而待我者厚甚矣子言之似德亞也稚晦雖恨德重之寬假爲謳命今日之崇德重實嘗有書告戒如此而謳命終不答夫惟不答者何也已亦不以已爲是而答之恐爲飾非文過之歸也今詳來意若全不知此心者默而息乎是稚晦之憂無時而可解故嘗試暫布焉盖劉備盖世之才而以結髦爲樂嵇康龍章鳳質而以鍛鐵爲嗜自古英雄豪傑不平之士固時有是癖如楚南靈異之氣蜿蟺勃鬱間發爲飛泉怪石龍竦虬屈之材而不專鍾於

人此天地造化之張弛處類非淺陋常情之所可測也然彼劉嵇二子者亦何嘗以鍛鐵結髦之樂而妨其並呑天下之謀易其擯斥八極之志乎哉龜命窺怪稚晦輩眼目小見文章二字名目重遂不以歸之於結髦鍛鐵之列而過疑吾將以輕重乎道德義理之間是豈知龜命之心者哉前者造李舅仁老氏李戲謂座客曰吾未見多慾如此子者天下有立德立事立言三不朽而此子欲專之此言雖與稚晦異指而不知則一也龜命雖矇識顧豈不知立言之不可與立德抗而立德則言自立亦何可分而二之哉抑

吾所謂文非立言之文而乃翰墨小技之文聊以自快於一時之間亦非有待於後世之子雲夫三代以上文與道爲一而秦漢以後便成二途故程朱諸夫子德可配於伊周孔孟而不能爲伊周孔孟之文韓柳反與其嫡傳焉凡今學者動稱文與道一者皆強自壯也見童之不可欺故文自文道自道不可以相混而其大小相形則亦結髦之於並吞天下之謀銀鐵之於揮斥八極之志也烏可以有所嫌於妨而易焉矣乎抑龜命之謂其不足以妨而易而惟道德義理爲歸宿者非苟而已也非如俗兒之借耳儕目而

謂理學爲可託迹者也惟文章不足以言夫天下有
三教儒佛老是也而龜命蓋嘗略窺其涯涘矣天下
之事惟由之而不窒行之而不窮求其終而可繼者
方可謂正道而惟儒爲然餘則不能焉道者吾不知
其何物也而獨疑夫天之所以爲天人之所以爲人
吾之所以爲吾者以是物而已夫吾之所以爲吾者
以是而已天下何物尚可以易此者乎是故必欲由
之行之而不得已也夫道若是其大文如彼其小而
不足以爲吾害則之文也嗜之可也不嗜之可也何
故限之以三年而三年之後必欲已之也蓋亦有說

焉惟天下之庸人爲無嗜而聖人亦無有焉何哉事當爲則爲之而無可以係其心也故龜命每念之豈然思有以已之而宿習詛盟相守不可卒去獨念人之有嗜者得之飫足則厭如或入性喜碁技癢不可禁一日着百局遂至頭暈目眩自後聞有聲丁丁然雖非碁頭輒暈終身不復近碁物理有如此龜命今欲立其期限得以其閒涵泳于莊子馬史穆嚴左氏以及於世所謂八大家則吾之頭可以暈矣然後返而沿流于濂洛溯源于洙泗則吾之事其有不濟乎稚晦不信吾言而以四五十精神荒落等語恐我我

姑不與子爭辨期限圓滿之日當有回話也弟稚晦以千駟萬鍾非吾所經歷而憂其將爲誘奪何其不相知之愈甚也夫文章能之惟吾不能惟吾不外求而足矣所謂千駟萬鍾豈亦如是耶且寵命之輕富貴非直識義理而然乃素性如淵魚野鹿不樂受人羈畜稚晦之憂唯在自爲富貴所昏無以寵命爲念所欲言者無窮但神迷不能旣耳謹奉疏

答時晦兄書 丙申

寵命稽顙再拜前者伻至爲無緊語可往返者徒以書疏相煩不如彼此省事之爲愈故止今承辱書先

施哀矜之至見諭靜中思索有得於當世士君子出處之義不恥下問令效的確之說意甚盛也顧方所讀者浮淫之書所尋者詞華之逕本末乖舛義理晦塞豈能有所謂的確之說以副所急哉然人各有見平日於出處二字蓋嘗研究者久矣又憑來書反覆審諦不無可以備蒭蕘之擇者請略陳之孔子大聖也仕於季氏欲往趙簡子公山弗狃佛肸之召朱子儒宗也在宋登科選奔走內外之職夫季氏之類或僭於君或叛其國王法所不容者也宋之時冠屨倒置萬乘之尊屈膝於犬羊二夫子不以爲恥俛焉而

服從苟其招以禮矣苟吾身不緇不磷矣苟其國可以爲治矣君子固無不仕之義盖其心以爲如有用我則借叛之人可化而爲忠顚倒寘之冠屨可隨手而正之然孔子自委吏司職至爲司空未嘗言三家事及爲大司寇三年始議墮城朱子則屢上封事矣亦不專言復雪言不見施矣亦不以是固退夫爲人國家欲更張大事有非立談之間痛哭流涕之所可求也要以誠意浸漬爲之以漸故交淺言深昔人所忌明珠按劒物理固然惟我東國當華夏左袵之時獨扶禮義爲天下之碩果雖有臣僕戎狄之羞豈甚

於宋而過於親爲不善之季氏等乎沉浸以引之優
游以導之亦安知吾言之終不用而臣僕之羞之終
不可湔乎然則人生斯世不仕則已仕則舍我國而
何往異域有志之士猶可褰裳而趨之况於吾輩乎
只如尤春諸老已然之迹亦可見矣今不思遵而行
之直曰 大明之讐未復臣僕之耻未雪則雖三聘
三顧吾不仕也譬如愚人於大冬寒氷之時怨天之
不卽爲夏忿然而曰吾不居此天之下殊不知自坤
至乾非一朝一夕之所致也雖然龜命於此竊有所
疑於心者請遂因是而質之可乎今之議者恒曰爲

大明復讐雪耻而以春秋大齊襄復九世之讐爲證夫作春秋者孔子也孔子之先孔父嘉爲華督所殺而華督不受誅以今所稱者律之孔子何不寢苫枕戈與其子孫不反兵而鬪乃反雍容趨翔聚徒黨閒講學爲禮有處父之仇處兄弟之仇處從父昆弟之仇至有處師友交游之仇之文未聞處祖先之仇如何盖人情固有久遠而漸弛者父母之喪而有祥禫之除若使有仇怨而世世復之則天下之人幾乎皆礪白刃而相向豈理也哉且殺吾父吾兄而親犯手者固有罪其子孫何罪而受吾刃故意春秋之嘉

齊襄特以當時諸侯無義戰而齊猶能以復讎爲名
彼善於此故也此乃春秋用法之寬不然不稟天王
而征伐自諸侯出其戰雖是其罪寧可原乎向者
仁孝兩廟親離丙丁之難君臣上下俱有一死之心
當是時 大明之澤未斬也再造之恩塗人耳目也
環左海數千里無非 大明故老遺氓也則此正子
報父讎臣報君讎不容更有他說而天不悔禍大業
未成時移事往居然七十年於此矣今也 大明之
澤幾已斬矣再造之恩塗人耳目者或至於寢微矣
大明之故老遺氓殄殲盡矣而彼受吾刃者廼讎

人之孫若曾玄而又不幸乂取羈屬彼廼深親信我無他釁募一朝勃然挺劒而起撞而殺之曰吾報　大明之讐無亦迂遠而太甚哉嘗試思之我國之可以伐胡清者有二焉復讐雪耻之私義也誅僭討逆之公法也夫春秋所謹內夏外夷堯舜之憂蠻夷猾夏夷之於夏陰陽也臣主也陰不可以克陽臣不可以尚主彼元之代宋清之代　明天地之大變也腥穢唐虞三代世傳之土宇堯舜唐虞三代子視之人民貪據唐虞三代大居正之寶位此誠天下之亂臣賊子人人可得以誅之其父夷狄也其子夷狄也其孫

雖至千百代都不免爲夷狄則非如仇讐之其人死
而其遺裔不爲仇讐也雖世世興兵而伐之不爲太
甚也往時諸公惟復讐雪耻是急不暇以是爲聲復
讐雪耻之私義有時而窮則誅僭討逆之公法遂可
以明爲今之義理固不外乎此雖然王者之師必出
於萬全聖人之擧貴爲其可繼有湯之德而後可以
行自葛之征有武王之仁而後可以致牧野之討夫
以我國國勢之微兵力之弱今日固可閉關折符明
曰何以善其後耶故愚以爲如使聖人當今之世必
姑置彼於度外將積德行仁修政明法自身而家自

家而國至於一日天下咸歸於吾化然後體天之心奉天之命彼以夷亂夏之罪一戎衣而正之博訪天下賢德之人奉神器而歸之退守東藩恪謹侯度則華史書之天下誦之豈不大有辭於後世哉雖然今之治國之本在於變風俗變風俗莫先於破朋黨破朋黨之術在於公用舍公用舍之道在於格君心格君心惟大人能之所謂大人者智足以明天下之理而人之信己也如蓍龜行足以爲天下之宗而世之望己也如山斗如上所云孔子朱子而後可也下此則人之信己也淺世之望己也輕而君心不可格君

心不格則用舍不公用舍不公則朋黨不破朋黨不破則國事不可爲國事不可爲則吾方救吾之亡之不暇奚能聲人之罪謀人之國哉龜命自度氣質麤下百不猶人未知幾年用工幾等變化方可庶於所謂大人之門墻如是而僥倖於美爵眷慕於厚祿輕出脚於世則恐爲漆雕氏之罪人也若如執事所謂頼天之靈幸而行成學就則自覺覺他已立立人吾獨何爲不樂哉盖執事之患在於國之不可爲而龜命之患不在於國而在於身執事之憂在於時之不可出而龜命之憂不在於時而在於學今執事以龜

命爲若果於忘世然此非識龜命之蘊者也故不敢有隱聊復葛藤有違於非喪不言之禮愧悚愧悚荒迷不宣丙申十月十日弟孤子龜命稽顙

與金生聖守書 戊戌

昨旣枉問病軀今又惠以香膏意甚厚也但彼此共一寒措大唯宜以文字相與焉用此世俗餽餉禮爲且龜雖不武亦有鬚耳閨房膏沐之具無所施之古人於無義之遺盖有再拜而辭者茲以還納計領此意不宣龜命白

與某醫書 己亥

某年月日趙龜命頓首致書某丈執事龜命聞古之人有范公仲淹者宋儒所謂本朝第一人物也其微時過古祠而禱也盖曰願爲宰相而不得則願爲良醫焉夫宰相者人主之所與共天位也而醫乃一雜技流耳貴賤若是其截而期願若是其班者何也嗚呼於此有以見范公濟物之意重利人之心長一腔熱血眞至切迫非苟偷名利藉口高論者之比也天生斯民以主斯世非不欲長治而無亂常盛而不衰而陰陽推敚運氣消長國不能長治而有時乎亂人不能常盛而有時乎衰既亂矣窮戹愁怨之歎生于

下旣衰矣疲癃札瘥之患作于身於是乎宰相之賢者則政化以咰濡使向之窮尼愁怨者變而爲懽愉歌舞而亂可以治矣醫之良者則砭藥以濟救使向之疲癃札瘥者變而爲强健旺壯而衰可以盛矣由是觀之其位雖懸而其功均其爲業雖異而其利人則同其操術雖有大小之辨而其裁成輔相順天地生物之心一也此所以不爲宰相則寧爲醫而范公濟物利人之心眞至切迫非苟偷名利者之比也雖然天地之化猶有所窮堯舜之病博施濟衆今使醫者繇轂策馬方羊於天下家請戶謁以求夫疲癃札

瘥者而治之則心雖無已而力有所不逮也故來者不拒不來者不致無訑訑之色而誠吾貌以接之無藐藐之聽而施其術以藥之而已此待泉人之法也使范公而爲醫亦不是過也然范公而醫也而時有周程韓富歐蘇者病其病或將至於死若癈痼焉則爲范公者雖無半面之雅一日之親必將奔走胼胝而救活之不唯誠其貌施其術而已必將藥而不效而砭之砭而不效而灸之百方不驗而千方千方不驗而萬方期於療之而後已也何也彼數君子道足以任繼開之責才足以丁一世之事文足以建千古

之業吾爲宰相也而使彼窮阨而終焉則是吾殺天下之賢才也吾爲醫也而使彼疾病而爲廢人又不幸至於死則是吾廢殺天下之賢才也是故天下之人皆可任其窮阨而唯周程韓富歐蘇不可使窮阨窮阨則宰相無所逃其罪矣天下之人皆可任其疾病而唯周程韓富歐蘇不可使疾病疾病則醫無所辭其責矣故爲宰相而擧其才爲醫而療其病者非爲彼一人之私乃爲天下萬世之公非爲天下萬世之公乃爲自身之私也今有人於此出於末世衰俗之間而志高乎千古生於偏邦窮壤之中而心包乎

四海使其卒有成就也則出而用于時雖未必其陶
鑄三代之雍熙而韓富以下事業不屑爲也處而明
其道雖未必其泝濂洛接洙泗爲命世之眞儒而若
近世借耳傭目之學所深耻也雖皆不得乎是猶將
鏗鏘金石挑蕩宇宙洗東文腐爛之臭改明人險詭
之轍追歐蘇而上下矣而不幸夙罹奇疾支離尫羸
呻喟奪乎詠詞藥裹多於方冊二十七年以來日月
太半從牀玆上過而向時崩山決澤之志氣刻削消
縮盡矣甞讀道佛之書頗安於死生苦樂之變今日
之苦後日之死固非所恤而惟是天之付與其才志

者如此而一任其癃廢汨沒而無所成則實有害於天下之公也是以所遇醫者十百所試藥者亦十百而不知止焉仄聞執事明天地陰陽之理察五行生勝之妙融會貫通於心目之間而無所驗其實也於是發之以黃岐所講之術盖其所好者道而進乎技耳而非如世醫之欲爲藥則誦藥方欲爲鍼則習鍼法夫然故作診症而斷生死之分一投劑而起積年之廢經驗載於衆口聲華播於八路人之望之如大醫王之出世乃者再從兄顯命病祟亦頗不淺矣而只服執事一貼之藥胸膈礙滯之物若巖摧而石隕

豁然遂無所苦是又目前不可誣之奇效也肆竊命滋欲一見執事而委之以不貲之軀夫以執事之賢訑訑之色藐藐之聽固知其無是而猶懼夫不相悉其所存而以衆人視之也故奉咫尺之書爲其先容若其念天下之公恤自身之私以免廢殺賢才之責而期於療之而後已者執事事也竊也何强焉抑嘗聞之古語云上醫醫國今天下國家之病甚矣執事必有醫之之道竊也乘間當跪坐而請之不宣竊命白

與宋春圃堯和書

比續得彼消息每擁衾向壁食不甘眠不穩問其病則無所病無所病而亦無所不病夫不病而病是心爲之病也平日謂春圃自有心病春圃不見信今果何如此心如藤蘿蔓未能無所依而生藤蘿不依於樹則依於石心不依於正則依於邪春圃向前不將此心依於聖經賢傳平實日用底道路只管從莽蕩蕩地燕北越南底走來走去忽然失脚撞入害病院裏於是乎千思萬想脫不得這一圈子而一百四種病紛紛焉無不現其兆矣昔盧行者對印宗曰不是風動不是旙動仁者心動今軀亦曰不是病動老兄

心動旣從此心動當從此心靜旣用此心起當用此心滅其滅之之法則唯把回莽蕩蕩地燕北越南底歸依聖經賢傳平實日用底道路而已書到之日卽須取一卷冊子從頭至尾讀過數十遍一卷旣了二卷二卷旣了三卷無過究索無過放鬆無甚刻苦無甚間斷只如此捱到一兩旬這不病之病便見老鼠入牛角卽時倒斷也然後輾然一笑知少弟豈言之藥乃不死不散的金丹如不効大妄語成甘心舌頭生瘡

答李弟君叙𢑱憲書 庚子

汨沒哭泣塲中忘了天地間復有閑世界承云閉戶兀坐無外事累看馬史不無新得譬如建元天子聞蓬瀛消息毋論歆羨與否正疑信相半也史纂送去所及發蒙妙諦乾川子本無是也唯有王伯安一偈可旁照啞子喫苦瓜與爾說不得爾要知我苦還須爾自喫乾川子復下註脚云不唯啞子說不得儀秦亦說不得縱然說得天花亂墜倒不如爾舌頭一嘗眞箇自知耳此是讀書第一義諦無戲論法梨坡子想當一笑領悟

答李生益幹書 辛丑

寵命白自與林生遊也得足下之令聞頗詳林生雅飭人也又能用力於文術問其所自知薰陶於足下有素則又嘉足下推其所餘以及人者如此不面而先之以書乃古人相與之事而今足下施之於僕足下則誠古人矣而如僕之非所當施何哉況足下之齒長於僕且數十歲而屈輩行而謙下之已甚者乎奉書循顧莫省所以也僕幼少時狂舂無度量而髣髴有見於性善之理奪造化之論妄以爲聖賢可立地成而文章可强力占謂二道並行而不相悖而古人之智不及此也常以周孔班馬對跱於胸中紛紜

馳騁想像揣摩譬如宋子京之得半臂多則多矣而
並穿勢有不能單着嫌于取舍實則無益於一煖之
功如是者凡六七年矣而卒之於學則門墻難尋於
文則路逕稍熟駸駸然遂至乎浮華之習勝而眞實
之意衰厭日間之常食而悅海外之奇味陽浮慕於
周孔而陰自私於班馬猖狂淫泆而不自返者又六
七年矣然而分寸之得窘於盈尺跛躃之步廢於一
舍科業旣因而妨其工疾病又從而奪其志秪今成
尫殘一舉子而時與歲馳悲歎窮廬忽忽不知其安
身立命之所豈足下聞其名而遺其實樂其初不考

其終而稱譽之王斯歟抑所以稱譽者將欲媿余心而勉進之歟伏惟足下年已衰而業益勤學益博此曾孟德孔文擧之所自誇難者也而家徒四壁而好施不倦人取一節而愛惜如命風流弘長後進咸附僕誠聞風而悅願與之同歸焉相望千里未由會合只增耿耿而已交年起居冲勝至慰至慰僕家禍未艾又哭季母從妹之喪摧苦慘裂懷不能定適苦胸痛凭枕僅謝唯冀以時自重不宣

與元華伯(景夏)書 壬寅

右空紙一幅謹獻華伯足下再明行期無退轉否片

帆一拄浩然難遏爲之悵惘不已凡足下之必求僕語以爲贐者爲僕粗識理而解綴文也夫以僕之文說僕之理不如以班馬之文說孔顏之理今使僕言之而不如孔顏班馬以爲足下羞不如不言而舍孔顏班馬于內爲贈文無成虧之琴也且僕之所欲言於足下者無窮雖滿紙皆口卽筆是舌難抒其萬分之一惟此一幅空紙所欲言者廼無所不包幸足下以此紙附之諸贐章之後署之曰此孔顏之理班馬之文而趙友龜命持以贈我者也昔有人遇僊翁而求道僊翁置之石窟中而去曰窟中四壁有天書秘

訣其人注目熟視者三年而滿壁皆成丹篆足下倘復作此觀則孔顏之理班馬之文凡僕所欲跪坐而進鼓歌而儛者粲然呈露於目前矣不宣軀命頓首

答敬夫書癸卯

別來音墨頓阻第勞思服不意華伯見枉仍領手字且不發封先與華伯叙開移時待其去而始覽焉何也恐覽之則其味易竟也凡人得親故書札必稱忙手開緘夫忙手開緘者一法而且不發封者亦一法此法自乾川子始情深者當喩其妙也書辭富博意思亦好比來功夫之勤篤可驗但中間博換到山水

無味處精神昧而不章節拍遠而不婉此固安排未熟之致而亦坐於見識之不能了然也嘗愛東坡語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而了然於口與手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文不可勝用矣夫能了然於心而不能了然於口與手無是理也故讀其文而黯黮蒙昏錯亂而不整者必其中無實見强張于外也識莫如眞理莫如窮或謂三代以下文章之士豈皆理之窮而識之眞哉夫自道學律之彼蓋理有所不窮而識有所不眞矣自其人言之則各有其理而未嘗不窮各有其識而未嘗不眞漢之董

賈楊劉唐宋之韓歐曾王門路正大蘊積深厚固以學識自命矣若如太史柳州蘇氏父子其學識無所主而太史之識眞於怨柳州之識眞於窮蘇氏之識眞於權變放達故其發於文字者類能刺骨洞髓玲瓏透徹譬如饞人評味浪子說情理雖非正而境則實眞自足以動人心腸也是之謂自得自得之深毋論正偏高下而文皆好乎生爲文無宅長顧獨有契乎此意凡臨題目非所嘗講究之理與所嘗抱負之識則不敢發雖視左右逢原迎刃而解者有媿矣而其出而書之也亦不至爲無意捃拾之文嗚呼發深

眇之理於造次之間燕靈悟之解於尋常之中意愈奇而體愈正論愈險而文愈易此吾所夢想於坡公者而未尋其蹊逕嶄疾病纒綿自度於斯事不能復努力惟爲吾敬大願之耳華伯謂文章線脉不宜分明間架不宜齊整蓋不分明齊整古人容或有之要其神化自然處而夫惟分明故能爲不分明而無痕齊整故能爲不齊整而無迹今若强而學之是殆未立而先趨未乳而先飯如此誑語切不可信爲慮安定習俗之移人申及焉不具

答金遠卿澤玄書

弄璋之慶天理固應爾推己及人尤見仁心之長但
僕於此事早已斷置久矣問嘗著說曰犬豕虫豸亦
皆生產假令生子不過爲犬豕虫豸之所能爾當之
者冷汰若是而旁觀者爲之無日不歎不已過乎僕
胸痛比加殆無間月僂踦冬之工僅史記纂一遍而
已綱目廿編視此爲大多矣泮宮一出負平生心事
故人相疑至以出而供仕爲問豈不使因光先生代
列於千古也中間寧率未免肅 命雖待大德之不
踰閑而尚恐致不知者或耳帶職名前後八九十日
衆噪羣聒幾乎穿破耳根晦兄固自功名人德重亦

東溪集

復羽翼之僕笑謂德重輩鴟得腐鼠鵷雛過之仰而視之曰嚇夫嚇鵷雛者固不足論招鵷雛與之同食者亦未爲知鵷雛也德重乃曰吾固知子不出矣盖謂僕雅有執滯好異性也此言豈眞知僕哉每詳來旨凡所以處僕之道視僕自處尤嚴謹輒歎劉尹知我勝我自知也北訃後騷屑都下亦然此絺兒童之見耳豈謂有萬年天子而今始洶洶哉第安坐毋動辱書辭句平順不比異日艱難豈欲變玄之白耶千萬遠書難旣深惟嘿領

答申進甫 諰 書 甲辰

盡室南來居處便穩嶺嶠殊方便爲吾鄉不復覺京城千里之遠也唯二三情朋時勞夢思雖欲忘之而有不能足下乃其一耳顧病劣簡懶未申數字之問第自訟而已意外伏承辱書先施開緘傾倒累日反覆且喜尺牘之微而辭語無俚俗之疵首尾具結撰之法相別纔數朔已使人刮目如此雖足下謙不自足有囊夢之歎而三餘用力之不荒以精可知也嗣是而進即古人所謂文章不朽之業足下所嘗太息而恐不及者幾何而不爲其有哉僕竊悲如足下輩譬則金之未鎔木之未斲其質尚未定而成就難量

也至於僕則深之不鈞而路逕苟以習矣大之不甞而規模粗以完矣雖欲一躍自脫以跂古人之階級其道無由今唯以純灰三斛洗滌腸胃謝絶人事閉門讀書如老泉之七八年或可以奪胎換骨少償宿志而斯文之得喪天也顧未可以人力強尚奈之何來此以後自爾煩冗視在京時尤漫浪所讀不過詩經十遍所著學士樓賦贈泰仁宰序二篇而已學士樓者孤雲遺迹而傍衙舍而構者雖無異觀稍遠塵囂其後翠竹千竿蕭然有幽趣每臨之輒思與進甫士讀書談懷於此也方與家兄謀趁杜鵑花時向海

印遍踏伽倻山水之游其自此始矣未知造物者不
又以疾病相戲否歲色已改會合未涯千萬自愛以
究遠業臨札信筆文不成理諒之不宣甲辰正月初
二日龜命頓首

答時晦兄書

頓首去月十二日二十日出手疏長弟拜領謹審潦
炎侍奠氣力支勝慰瀉曷量尹婦之喪去益慘悼葬
期想已涓定矣中庸已下手否頃書獻疑果何如未
獲趂承明誨爲鬱也狀文諸疵更蒙鐫示甚荷眞實
旣改以嚴密今不必爭辯而盖嚴密功夫也眞實境

界也如所教纔言操存便皆眞實是衆人操存與聖人無彖豈其然乎且存固無著力處操乃人爲有不操操則便是實云者尤恐未妥也遠嫌之過比之太中使人失節大小之不並昭然而彼無關係此所以少伸一世公議而重此兄兄主言固好弟亦不爲無見耳文中子事凡論古今人物要各就其地位言之文中子有罪此兄無罪以文中子爲孔孟之罪人以此兄爲今世之標準不亦可乎弟誠見近來以儒自名而急於著書自見氣象迫促果然天忽者故借此爲說耳太史公雖倡優家義理得當斯可取孟子首

章註引之亦此意且程朱作人文字又於何處覓程朱援證耶附錄所改無可議當謄寫討便傳致忠原之討變而爲海村暮境相從固可幸矣但未知能如靜觀齋朴尚書作得山定否利事云云讀之捧腹程朱之嚴正不讓兄主矣盖嘗曰文章學問文章節義奚何嘗以治產科業對學問節義耶兄主盛張文中子亦且並稱曰行誼文章弟之文章雖劣亦不甚羨兄主之文中子也海印之遊大雨中顚沛歸來但寓目耳殊失幽討紅流泉石直平平乃因人而名吹篴峰疊石臺泚筆巖光風吟風二瀨紅流洞諸題刻皆

後人筆考之輿地勝覽多姜贊成希孟所創之名謂爲文昌筆者眞可笑也文昌遺蹟有狂奔疊石一絕刻留崖石互剝蝕之餘只有狂奔二字以石在彼岸泉流暴漲不能渡爲恨寺刹特壯偉精麗輪之以經閣此可擅勝耳寺後有文昌手植松爲千年故物樹皮片片龍鱗可異而惜乎今歲爲風摧生枝但餘古幹數十尺寺僧咨嗟以爲學士今眞死也寺藏古迹如李提督騣笠給寺僧公文及諸唐人詩帖俱可想像起慨又有誌公鉢是蕭梁時物見之不覺古今之流也叔寺二釋俱留眞文昌親筆題贊世人不稱此

眞本而喜稱石刻之贋可怪武陵橋以無殊觀甬且
甚徑還也紅流洞有二兄題名寺壁上有六兄題名
可開異鄕青蘚而門樓刻板揭祖考爲宗伯時完文
花押筆勢如平日拂拭流涕者久之佔俾梅溪皆載
咸邑先生粲邑西有書院享文昌佔俾弟曾尋院不
拜佔俾此義理如何其傍高岸臨水號吏隱堂佔俾
所嘗盤桓者堂今墟矣此間老人比多不健弟又心
痛復發今旬餘始食煎飯悶切悶切季父移麾金山
傍近相依幸甚多少凭枕潦草不宣疏甲辰七月三
日弟龜命頓首

答申進甫書

豈不欲續致音墨以博嘉誨而長其說則輒患役鉏難始短其說則但各知安否足矣而不必書也以此因循第增想歎即於遞中拜承惠牘滿紙雅論意至篤也來此以後非一家而得長牘者二皆足下賜也自度麤侗倔弱百無一能何所取於當世之士君子而荷其惓惓若是抑足下褒歇之嗜異乎人耳文章者天地至精之寶也今欲竊爲己有則憂患事故多方以沮戲之亦造物之理也譬如釋家坐禪功愈深而魔愈彊要在不撓不挫堅吾邁往之志而已嘗喜

劉先主百戰百敗之餘羈旅荊州無寸土一民可據而奮而廼其志不衰慨然有髀裏肉消之歎自古成天下之事必在英雄而英雄之志氣盖如此也但願足下常自激昂如金之堅質難鑠木之生氣滋息則所謂泥沙適足發其光怪而風雨適足助其凝固然後向之巧冶良匠將揎袖攘臂爭思以爐炭繩尺先之矣第性分中自有樂地而吾輩相期輒以此事恐不免爲自誤誤人之歸奈何書末見喩誠有之不敢隱也若欲演繹便成一部傳奇自迹卄生差不媿閑情錄中人而又以此入於傳奇處身於半淡半濃半

清坐濁之間而使後世尚論者不能摸捉不亦爲異人哉然見某人之日不得不低頭耳科事先有定筭豈可中變病不堪鞍馬之勞坐想京洛如在天上但拱手讓諸君進取也病新脫體倦於恩索此書亦臨紙牽連寫去殊未發千里辱問之盛意惟諒之旱炎學履愁勝慰瀉之至千萬不盡叙甲辰七月旣望龜命頓首

答宋時偕 益欽 書

僕於足下豈嘗一日忘之以郭生爲足下所親而猶加意惓惓况足下乎尋常廢書問抑素性疎懶而然

令足下責之以過而不顧是殆以金注者殙也人患無志耳果有志健順五常之德天命本然之體具於吾心初無欠鈌而六經四子洛閩羣賢之言啓發精蘊剖釋毫毛載在方冊粲如日星察而由之遵而式之顧何難之有此如求視於目索聽於耳而取財用於府藏所謂歸而求之有餘師者矣足下姿質清明期願高邁前程萬里所至不可限正宜乘此方銳之氣策駑猛進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此非戰之說而學之喩耳亦驗於吾身而益知之僕於少時雖無古人之才而頗希古人之業徒自激昻

不肯實踐已而志與事違氣逐年衰遂將四十而無聞每一念至輒自傷悼今欲收拾晩暮以卒免於大過而亦不能自必焉伏惟吾先生門戶之望綸緖之托專萃於足下足下之身非足下之所私可不愼歟近有一種高才之士往往愽而不知約斐而不知裁以天下之事謂無可爲窮高極廣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有甚於異端以足下之賢非所慮此而區區之愚亦不敢不獻耳郭生遭慼殊爲驚愕屬自頭流遊賞廻傯不能書慰煩致此意不宣龜命頓首

答趙盛叔爾昌書乙巳

逌命頓首華谷子不佞少而曾於事無所通曉惟無所曉也其所曉者好之專專於文辭之好今且二十年矣惟會也故久而不能得雖不得而亦未有宅物以易吾好也間有論著秪用自娛譬如村歌野謳之自爲節拍以寫其懷亦未知其聲之合于律與否華谷子一見異之吹之噓之嚌之于古人之列政使伯樂之顧有私于一朝之賁其馬之不至爲下乘也則審矣華谷子詩歌薄盛唐於文偶不爲爾非爲而不能者今所辱書其氣蒼然以健其體詭然以奇其議論橫逸直欲屈吾東上下數百千載而上援乎周秦

漢唐之統讀之惶惑口爲呿而舌爲吐信乎不蜚則
已蜚將衝天不鳴則已鳴將驚人也華谷子以六經
譬諸海以程朱夫子爲發其蛟龍鯢鯢夜光明月至
秘爭隱之藏使其眞精泄露元氣索然後之文章坐
是而不古此華谷子知其一未知其二高出於宇宙
之表而細遺於秋毫之末者也昔者三代以上文與
道一而三代以下文與道二一故伊周孔孟之文辭
理備二故遷固韓柳之文得其辭而失其理彼程朱
夫子得其理者也其意蓋曰文者所以明理理之不
明無文可也伊周孔孟之時人之喻於理也易故告

之不必繁而言之不必露不繁故簡不露故奥今之時人之喩於理也難故告之不得不繁言之不得不露非簡奥之惡而勢有不能也故就其簡者析而繁之就其奥者暢而露之於是乎理益以明而辭益以衰彼固不自任於文章之盛衰也不佞嘗謂人之有志猶蜂之食蜜蠹之齧紙今夫點蜜於葉涴墨於紙而放蜂蠹也則同是葉也而惟蜜之旣而未嘗犯乎空葉同是紙也而惟紙之旣而未嘗侵乎墨痕同是六經之文也而遷固韓柳志于辭而旣其辭矣無關乎理程朱夫子志于理而旣其理矣無關乎辭今以

文章之盛衰爲程朱之罪是猶責之越之人以不北其轅也抑文章之盛衰係於時代秦漢之雄健而尙遜於訓詁之灝噩唐之撥亂反正之功而視秦漢不啻隔塵矣此豈程朱註疏之罪乎如明之滄溟弇州平時罵程朱不遺力耳豈肯囿於註疏之軌轍而其所自以爲秦漢者其果秦漢耶又不得歸罪于程朱也若不佞之意其盛衰之係乎時代者顧無如之何性當時吾見之所極快吾心之所樂雖本之六經而不死於六經之章句旁採先秦漢唐而不爲先秦漢唐所縛推移上下以應時義盖玄酒之尙而醴酒之

用鸞刀之貴而割刀之用聖人之爲禮也亦未始强反乎古耳雖然天之賦我以五常之性而名我以萬物之靈者將使好其辭而已乎抑使求其理而行其道乎竭一生之力以獘獘於不急之地者亦自覺其誤也感華谷子不鄙而辱問聊以一言復之不宣龜命白

復答趙盛叔書

龜命白復辱書教馳騁凌厲累千言而不已大略以文與道爲一而詆僕之二之也且謂遷固韓柳冐伊周孔孟之頭角襲伊周孔孟之笑貌如優孟之效孫

叔敖僕未知孟之效敖能奪其心性耶抑但爲其衣
冠談笑耶心性譬則道也衣冠談笑譬則文也孟固
不能奪敖之心性而遷固韓柳亦不能覺孔孟之道
也且如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何嘗冒伊周孔孟之
頭角襲伊周孔孟之笑貌而其文博大瑰奇與六經
並耀佛氏出西方夷狄之地未嘗通中國聖人之教
其理尢舛其說尢怪而圓覺之簡妙楞嚴之奇辯維
摩之雄肆直欲超秦漢之乘茲非所謂外是理而能
之者耶故曰辭無關乎理執事又以爲程朱志專於
縷析若其追風躡日之才不屑亦不遑也夫其追風

躡日者果理之不可以已者耶不可以已而已是背於理者也可以已而已是合於理者也謂程朱合理可乎背理可乎旣曰理理至則文自工矣而程朱之理至而文獨未工者抑又何也故曰理無關乎辭盖文章之妙如泉之温火之寒石之結綠金之指南要其有獨稟之氣而又必濟之以自得之見非必伊周孔孟公共之理也今夫麋鹿食薦蝍且甘帶鴟鴉嗜鼠是固失天下之正味而其於飫腸而肥身則同矣程朱夫子惟不自任於文章而不幸當辭繁之世其所得者又天下之常理常而繁故不見其奇布帛菽粟

固不見奇於人也夫躍入于象理包絡之中揮霍擺弄礫裂吞吐徐以其自得者傍質於諸家之說則進乎道矣奚文之足云其亦歸於程朱之常而已何也不常則理不至也華谷之守愈於墨子僕之善攻不及輸般而往覆相爭秖增葛藤以是爲愧耳不宣

答載遇書 丙午

所惠長牋自期者遠而望我者深且喜且愧無以爲報文章本小藝自大方視之殆不滿劒首之一吷然欲攻之者亦須至誠血願濟以强力可獲少分成就如呂洞賓六十四年求僊始遇鍾離道人經八十一

難而後始上昇向使一萠懈怠前功盡棄矣誠苟至矣眼前境界頭頭神訣色色妙詮又何必鍾離道人也天下事無大無小要皆一誠字做得靠錫汝做不得靠子元做不得除是自家自靠自做始得做得來開眼處左右前後皆逢錫汝子元誰爲遠去誰爲在千里外誰爲敎誰爲不敎呵呵適倦筆硯戲作禮語以謝恕之

答朴泰仁光秀書

下須亭記今旣承命矣豈敢違遁顧方帖席涔涔無計把筆仍念昨年爲大諫從兄作陶湖別業記歎世

之學陶者當不得其精而泥其粗矣果得其精則彼固曰問君何爲爾心遠地自偏此間有眞意欲辨已忘言夫投紱歸田享江湖之樂而北窓淸風忘言而坐方可全羲皇上氣像若區區自辨之不足而又求辨于人則不啻落在第二層矣讀至此想發一噱

與李季和箕夔書 己酉

昔霖乍收伏惟起居冲適昨奉稍獲從容不屑之教一得之愚庶幾相磬而無餘矣依依尚在心貴稿熟讀數過亦有短評各附題下古人以評文章譬之點龍睛頭面劣強非其任乃所謂汚佛頂耳骨勁力大

思深法簡以之步趨韓柳將綽然有裕雖風神色澤少有所遜職此而不爲後世纏纏靡曼語亦未見其失此僕所以樂拜於一風者也但未知卒是以進果能超拔凡俗高視百代備天地一物之數而終免於贅疣架疊之歸耶僕之不肖何敢有所短長乃其志亦不止於是耳天之生斯人也各具耳目而千萬人之耳目無一同焉各有意態而千萬人之意態無一同焉是使千萬人者各身其身而不與人摸擬各意其意而不爲人管攝者也故同視一物而吾未嘗借人之視同聽一聲而吾未嘗借人之聽則獨於見識

解悟屏首爲古人之奴僕抑何爲哉區區妄意竊欲
搏千古之學術列之於前而不拘其名目稽千古之
文章攬之於手而不計其等級但以吾之見識解悟
探索乎其中合者取之不合者舍之要使千古學術
文章爲吾之裁而不能裁吾爲吾之役而不能役吾
其旹不合于吾則寧學吾學文吾文別建旗鼓橫馳
旁騖使天下後世知有不儒不釋不韓不柳嵬嵬獨
立之乾川于爾獅王自爲行卧而不牢於衆獸翺花
別具榮悴而不統於四時英雄豪傑之士立心當如
此矣氣弱才卑不能極力以求所欲則姑且隨逐衆

人尊其所尊爲其所爲而已彼文章一技豈敢圓吾而縛束之歟所謂法度者何物而繩墨者何狀歟孰爲正宗而孰爲閏位歟吾自言吾之言而人將奈何吾歟荷見與之厚披露至此惟足下之諒焉不宣

答士心書

苦囚殘喘忽忽無人世意士心乃以文字事提勉千里枉長牘辭淳理正啓發甚多讀之奕然殆若嘘寒灰之熖矣夫文之好異非吾始叛之也從古聖賢文章蓋皆默識潛用千載一律特未作爲標指命之曰好異而已若使聖賢語常而不語奇則易何不平易

其說而託之雷風山澤龍馬牛豕鬼怪之物以象之也詩何不直叙常情而取諸鳥獸草木比興之義淸濁高下聲音之節以諷之也書何以援天援鬼神而春秋何以寄褒諱挹損隱約之微辭也獅吼不同於犬吠錦繡之釆不同於布褐而聖賢之文章亦異乎流俗人之辭也彼皆有窮高極深之識悟人之所不能悟覩人之所不能覩其發之言也淵奥神妙莫窺端倪吾以爲白而人視之爲玄吾以爲常而人駭之爲異也六經以下文莫高於左氏莊子太史公騷賦莫尚於屈原司馬相如今取而讀之何嘗有一語庸

常陳腐爲衆人之所共道者哉士心平日所推尊而
尸祝者退之耳不亦曰家中百物皆賴而用然所珍
愛者必非常物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蓋其樹立亦
在乎不尋常不因循也是故柳州目之以捕龍蛇搏
虎豹老蘇評之以萬怪惶惑士心所謂無僻異之辭
詭奇之論者恐考之不細也竊以爲東文之獘膚率
平泛之外若純正而内實借傭每覽中國文字卽街談
巷說切中骨理有精微之解譬如長短姸媸不齊而
有血氣知覺者廼人也若土塑木偶雖雄之以九畒
之身寬之以十圍之腰眉目鼻口極雕琢塗餙之巧

不可使之從人之事故曰東文一變而至於華華一
變而至於古幼少時所自期者惟欲力矯東文之弊
而已學淺力弱未能深造未知今所爲之果異東文
否耳艱難澀苦之病固時有之務去陳言戞戞乎難
退之之初未免如此吾亦待手熟氣盛浩乎沛然之
時矣然同爲聖人也而孔子之辭達而周公之辭艱
易象諸誥是矣同爲賢人也而荀卿之文暢而楊雄
之文澀太玄法言是矣文章各有體士心之識毋近
於師陰而無陽乎精神荒迷憚於結撰信筆書此殊
覺草草諒其意而略其文可也

答林姪彥春元象書 庚戌

龜命頓首林姪彥春足下惠書及示立志賦詒影文二篇精而嫋雅而宕字琢句鍊章緻篇圓體雖不齊而其斐然成章則同此豈今世之所易得也竊怪歎大會之輩喜爲文詞平日評隲宂人無虛口乃羣從間有足下而不知又不稱也書中論文大抵中窾其揭眞知爲學古之要尤與鄙見合但所謂眞知亦有本末輕重焉何也作文之訣有三曰意曰氣曰法意以實之氣以行之法以歸之意者文之帥也駕乎氣而成乎法是故意爲之本而重法爲之末而輕今足

下所欲眞知者法耳無乃舍其本而趨其末挈其輕而忘其重乎夫見識悟解謂之意繩墨規矱謂之法古人之文所以垂不朽耀無窮者以其獨見常人所未見之奧獨發常人所未發之妙吾言之未出也天下之人爲聾爲瞽而未始知有此理吾言之旣出也天下之人聾者聽瞽者視若此理由吾言而有而怪向之同有耳而不能聽人之聽同有眼而不能視人之視也六經四書毋論已彼周秦以下諸子百家之不廢而至于今者雖有醇有疵有全有偏而其各執悟解發揮其意也則一不然彼法者空殼而已矣將

焉用彼空殼爲哉譬諸調車策馬循其塗轍以之燕而之越者有人而爲之乘也苟無人也車馬雖飭塗轍雖明將何所載而致之哉諸葛武侯八陣圖世稱其奇今其法具在按而行之無難矣顧其風雲變化神出鬼沒之術莫得以傳也今用千軍萬馬依圖法而陣之以親與敵人角猶難保其必勝況排方壘石設之於空浦而能使吳兵一入迷亂而不知出哉故武侯之奇不在法而在術文之術則意而已 皇明大家如弇州滄溟其法非不秦漢也彼固未始自以爲知之不眞也驟臨之如彝器古錦幽然可寶而徐

以繹之如嚼蠟淡乎不知其有味夫文有活有死是之謂死文故嘗論數子以爲其心先其人而朽又奚論其文之不朽與否也且古人之文之法讀古人之文而可學矣古人之文之意非讀古人之文所可學也特學其所以生發其意者而已然則何道而可也探透物理於未形之初涵養識解於無文之先使目之所攬心之所藏窮其妙而極其玄則其發之也口靈手慧紙神墨化而其文自佳不惟合乎古人之法古人之法乃不能違乎吾彼古人之文亦何嘗鑿鑿於法乃後世見其佳而强名之法耳不然古人又何

所禀其法哉今夫日月星辰山川風雲鳥獸草木天之文也天何嘗故爲之法理以命之氣以形之而萬象分焉人見其日月之明星辰之麗山川之高深風雲之吹嘘鳥獸草木之動植以爲造化之有法而天固蒼蒼而不自知也古人之文之法如天之不自知今人之文之法欲以刻畫華彩追造化之神其去遠矣雖然文之有法猶繩墨規矱也而今之才非古之才則豈可廢是而不省哉但審其本末輕重之序而已相期之篤畢貢鄙見惟足下之擇焉不宣龜命白

又答林彦春書

軀命自所辱長歲法度井如神采粲如視前書尤佳
文如是足矣僕之砭雖欲不寡而獎雖欲不盛得乎
僕方將歸權衡於彥春而求爲其低昂顧何能低昂
彥春哉見獎於僕而愕而疑而蹙然而嘆者凡皆所
謂以金注者殙也抑彥春之評鄙稿近之而稍失僕
之本意玆又罄竭以補向之未盡究者僕之爲文非
能儉淡也非能去雕反樸也亦非欲爲儉淡欲上雕
反樸而不能純也僕季世人也已安於廣廈巨林之
居不能復就茅屋越席也已飫於甘毳麴蘖之味不
能復食大羹玄酒也非惟僕如此三代聖人亦如此

何則邃古之初惟欲便體而爲宮室惟欲適口而爲飮食則彼非故爲舍華而取儉惡甘而喜淡自巢居而茅屋越席體已便矣自木實食而大羹玄酒口已適矣降而至於三代智慮日廣制度日備於是乎廢茅屋越席代之以廣厦匡牀而宮室之則立廢大羹玄酒代之以甘毳麴蘖而飮食之分定惟其時而已彼文章之道亦然以記事則左氏不爲書之灝噩而史遷不爲左氏之簡奧以纂言則易象已密於彖而十翼又密於象此蓋風氣之漸變而時措之體不得不爾惟自得乎悟解而明其意也則左猶書史猶左

象亦象翼亦象自得而宜大則大自得而宜小則小
自得而宜長則長自得而宜短則短自得而宜儉淡
則儉淡自得而宜濃華則濃華自得而宜樸而古則
樸而古自得而宜雕而今則雕而今譬如具心靈神
識則人也大亦爲人小亦爲人長亦爲人短亦爲人
以至古亦人今亦人不然木偶土偶而已今中土學
校皆奉先聖先賢之像然而天下學者寧從末學李
霈霖而講書不干先聖賢之像者爲其心靈神識之
所在也僕亦欲具心靈神識而已爲雕爲樸爲儉淡
爲濃華惟其時之宜耳彦春將力追古文乎追其實

毋追其名學其意毋學其聲音笑貌務求其自得之眞毋務求其模擬之贋自得則小猶可貴況爲其大乎卑猶可敬況爲其高乎玉固珍於石而毋爲贋玉贋玉不如眞石之不欺驥固駿於駑而毋爲畫驥畫驥不如生駑之可策夫世之病王李之班馬非病其班馬病其以句字爲班馬盖韓歐蘇則雖不爲班馬而其意之自得也亦班馬也此北所以接武于班馬今以韓歐蘇治王李而吾之爲韓歐蘇也又其句字而已則是驅韓歐蘇之奴隷以攻班馬之衙官夫韓歐蘇之力固宜健乎班馬之衙官而韓歐蘇之奴隷

之力其不適於班馬之銜官也審矣諸侯之卿僅當天子之士也滑稽之累僕誠有之甞喜佛書記觀世音現三十二應身以說法度世現屠販身現娼女身至現鬼刹身禽獸身其神通無方妙活自在惟歸於轉其法輪吾亦惟發吾自得之意而已顧其自得者淺爲吾憂耳滑稽而可發則斯現滑稽身矣若必是莊語而非滑稽則君子善謔而小人色莊亦將進小人乎病失細撿蔓辭不殺諒之不宣

代伯氏與李叔德壽別紙 辛亥

南洪之樹立卓然世固無異辭而於李忠愍尚不無

不樂成美之論刱祠議發鄉士大夫多顯肆詈罵者
古與今眞一丘之貉爾訾公者蓋有二端未能先事
而爲之備也倉卒捐身而無奇蹟殊驗以表其節義
也夫我國繹騷之患無歲無之已成習俗人情之狃
故固無怪也三月十四日以前雖以朝廷石畫之密
而務在鎭定恬嬉一如平日奚獨責之藩閫之臣乎
向使其時擧手動足集一卒繕一兵以爲備禦之計
則人心之波蕩又將如何而執法之議其能捨三尺
而不加乎此其事勢之可恕者也逆賊之締結和應
世家大族鮮或免焉苟非素所蓄積有招麾不動之

節以信服匈黨之心其首欲翦除者豈若是其急而
潛伺之鋒視以爲的者豈若是其憯謂可以脅故其
死遲而可以奮擊可以罵賊如狗而其蹟著矣謂不
可以脅故其死亟而人無得以徵其事也且使公少
示撓屈之色於挺刃之下賊又何苦而不緩其晷刻
之命乎無得以徵其事者抑所以徵其事也嗟乎當
亂之始漢水以南殆無立草其善自爲計者不過奉
頭鼠竄以苟活而已事定之後乃欲明目張膽高談
義理以浮沉死事人之大節豈不痛心此等處尤宜
反覆揚扢以曉後世也

答崔君實誠守書 癸丑

竊命白人生斯世不但爲飽食煖衣而已要當有事以不虛度此生釋氏所謂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是也道德尙矣文章亦一大快事今足下慨然太息欲以眇眇一身擔荷兩不朽業何其志之大而氣之盛也人之恒言曰易於言者未必實踐其進銳者其退速僕獨以爲不然言之不能亦何望乎踐進之不銳亦何望其不退失在於不踐而不在於易其言在於退速而不在於銳進但當執其易言而責其實踐與其銳進而戒其毋速退而已科業之累

人古人亦以爲患而以學問言之則天下事有物必
有則謂科業非物則已科業亦物也則亦惟求其所
以爲則者而已是乃學也以文章言之自古文章之
士未有不由科擧而進者獨明季陳眉公高麗林大
年爲千百之一如僕者以命之窮才之不逮而止耳
非謂其累人而爲解脫也蔭塗之出固有以致人之
疑而前之高臥直是懶耳事勢之變有不得一向懶
者則又未免牽率而猿狙之衣冠豈能久乎終亦決
裂去之而後已耳承以一飯之先欲相從問字此在
僕至榮也僕本空疎無所有而二三子猥以文字事

見與前於足下之鄰比得林彥春成子肇近者足下
族子弘簡來寓一洞日以講論爲樂李子敬又有書
致惓惓如足下此皆當世之奇才而僕一朝有之二
三子無頼於僕而僕實有頼於二三子嘗竊自笑以
譬於云云之山夫封禪之君七十二家管仲所記者
十二而其九禪於云云疑若爲天下之名山也然而
後世遊覽之人未有登云云而記其勝者其實之不
足稱可知也而無非山也而獨曰禪於云云則又不
可以爲妄也要之山川之顯於世亦自有數存焉而
未易詰其所以然今足下果將有意於僕惟視之以

云云之例而毋甚責其實焉幸甚不宣

答羅人伯蔘書

龜命白頭奉草草彼此未究所蘊乂而耿然忽拜長牋辭意勤摯許其所已善而責其所未善其許之固過其實而責之愈非鄙陋所敢聞爲僕計者惟有自引退避而已而足下又預設一覆以遏其歸師之塗僕於是乎窮矣抑有一說足下所示五篇文字質致深厚取法古雅其於所擧以見勉者幾乎近矣而以矯末世放肆飄散之習無不可矣與其强僕之所未善不若表足下之所已善與其求諸人之難不若求

諸己之易更願益加努力以至於古人之堂奥則僕當號於國中曰吾之友有羅人伯者其文非今人之文而古人之文也爲文而不是之師無以爲古人之文矣摩一世之文人而聽命于會不特使晋楚之從交相見而已而僕且收拾黃屋左纛走入南越中聊以自娛無與於中國之事庶可免爲談天下蒼生矣足下勿慮爲文字評去試覽之不宣

答金生鎭大書

龜命白前在貞洞與生處數日見生之志甚高以古文章爲必可爲其誠甚堅不知才之有分而身之有

衣食之憂其望我甚切若將引而躋之於作者之林
今又惠書千百言言意益勤且歎且愧無以爲對歐
陽子今世之文章以子瞻之逸才猶且服之爲天人
若不可跂及僕何人敢擬其位當今文藝之士雖甚
衰鮮如僕比者猶不勝屈生一見僕而歐陽之得無
類於古人所謂胸中擾擾多周孔者哉梅聖俞嘗笑
歐陽子欲自比於退之而遂以已爲孟郊今生正欲
自追蘇氏而強責歐陽子之任於僕耶毋論爾蘇我
歐且須相與勉力以從事於此則亦僕之所不辭也
承欲得鄙文爲準此誤矣設令以僕爲準猶當求僕

之所以爲僕者盖古人準詩書而爲秦漢準秦漢而爲唐宋若徒以僕爲準則又當爲僕之、烏在曰歐曰蘇之本意乎相去稍左非書尺所可悉千萬不宣

答羅人伯書 甲寅

龜命白入伯足下惠書盛推僕文章且以爲本於蔥嶺譬之黃河之發源於星宿海謂得於汝剛之言非惟汝剛言如此凡世之號知僕者言多如此知我罪我惟我在呼之爲牛我當牛呼之爲馬我當馬耳僕非能有道也若文之本則有之足下旣叩之勤其終諱乎僕少年時求爲文辭而已文辭之未成而反畏

轉輾忽焉有遺而不知其所由致其法則大抵靜觀而已始於觀已之情狀中於觀物之情狀終於觀造物之情狀觀之旣久雖未能悉其精微亦不可謂無所得矣然後其胸中浩然以之應乎物也見喜而不知其喜也見怒而不知其怒也見貴而不知其貴也見賤而不知其賤也譬如優工設棚而舞傀儡觀者拍手絶倒而棚內之人恬然不怪者以其機括操縱盡在其目中故也故曰迷則神奇臭腐悟則臭腐神奇又曰迷則臭腐神奇悟則神奇臭腐臭腐神奇神奇臭腐則天下之事無可喜無可怒無可貴無可賤

無可容手無可開喙矣雖然未嘗喜也而隨人而喜焉未嘗怒也而隨人而怒焉未嘗貴賤也而隨人而貴賤焉非弄直喜焉又從而爲歌謳舞蹈非直怒焉又從而爲鞭笞聲色其貴之也擎跽曲拳以爲其貴之餙焉其賤之也箕踞鮮腆以爲其賤之形焉何則是喜怒貴賤者人之所賴以節其分定其心安其生而天之所設以維持宇宙彌縫世界者也而不可一日廢也人見其觀心而有省悟則疑爲禪也而我則非禪也見其辨於物之幾而游於有物之始則疑爲老莊也而我則非老莊也盖我與我周旋久矣故其發

以爲文而承之以筆也深者不使疏而淺也淺者不使謳而深也小者不使引而大也大者不使削而小也納之乎繩趨尺步之中而非局也放之乎橫飛側出詭怪之辭而非恣也乃其觸機而轉以寄其游戲焉爾僕何嘗爲文哉未知若是者果可爲黃河果可爲星宿海乎抑本無黃河本無星宿海秖是幻界幻名而已乎不宣

答金容甫鎭大書丙辰

丙辰十二月十四日龜命頓首容甫金君足下辱惠書知足下之愛僕深也惟其愛之也深故責之也厚

而不顧僕之匪其人也雖然竊嘗聞之矣古之聖賢
負命世之才而任世道之責者其視救俗猶治病然
虛則補之實則瀉之寒則投之以溫熱則濟之以凉
隨其所不足而救之甚至有烏喙砒礵不可近之毒
藥而惟其症之對昔者韓愈氏之世儒術中衰不絶
如縷聰明才智之士不之老則之佛當是時也而欲
救其獘也則惟修禮樂之文以正其趣向尊孔孟之
號以明其準的而已今也不然天下之人皆曰予爲
儒也借流俗之口耳誦古人之成說滔滔焉囿於一
轍而求其眞知自得之實竟亦無有乎爾孟子曰五

穀之不熟不如稊稗況其不穀不稗而黃茅白葦之
彌望者乎當是時也而欲救其獘也則惟揭眞知自
得以警之而已苟眞知也異端猶可褎況儒乎苟自
得也爲佛老猶可撤況爲孔孟乎今足下責僕以不
能尊孔孟而攘異端以繼韓愈僕未知今之人有不
尊孔孟而攘異端者乎若爲此而許其爲韓愈則今
之人皆將韓愈已乎故以爲湯武之征伐乃所以學
堯舜之揖讓今之不爲韓愈乃所以學韓愈也僕駑
弱非能學韓愈者而誠使之學焉亦將由是而已也
不宣軀命白

東谿集卷之十